



幽明录

刘 义 庆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幽 明 录

〔南朝宋〕刘义庆 撰

幽 明 录

庙方四丈，不作墉壁。道广五尺，夹树兰香。斋者煮以沐浴，然后亲祭，所谓“浴兰汤”。

海中有金台，出水百丈，结构巧丽，穷尽神工，横光岩渚，竦曜星汉。台内有金几，雕文备置，上有百味之食，四大力神常立守护。有一五通仙人来，欲甘膳，四神排击，延而退。

邺城凤阳门五层楼，去地二十丈，长四十丈，广二十丈，安金凤皇二头于其上。石季龙将衰，一头飞入漳河，清朗见在水底；一头今犹存。

始兴县有皋天子国。因山崎岖，十有馀里，坑塹数重，阡陌交通。城内堂基碎瓦，柱穿犹存。东有皋天子冢。皋天子，未之闻也。

始兴县有圣天子城，城东有冢。昔有发之者，垂陷，而冢里有角声震于外，惧而塞之。

始兴灵水，源有汤泉。每至霜雪，见其上蒸气高数十丈，生物投之，须臾便熟。泉中常有细赤鱼出游，莫有获者。

艾县辅山有温冷二泉，同出一山之足。两泉发源，相去数尺。热泉可煮鸡豚，冰泉常若冰生。双流数丈而合，俱会于一溪。

襄邑县南濞乡，老子之旧乡也。有老子庙，庙中有九井，

能洁斋入祠者，水温清随人意念。

始安熙平县东南有山，山西其形长狭，水从下注塘，一日再减盈缩，因名为“朝夕塘”。

耒阳县东北有芦塘，淹地八顷，其深不可测。中有大鱼，常至五日一跃奋出水，大可三围，其状异常。每跃出水，则小鱼奔迸，随水上岸，不可胜计。

宜都建平二郡之界，有五六峰，参差互出。上有倚石，如二人像，攘袂相对。俗谓二郡督邮争界于此。

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，状若人立。相传：昔有贞妇，其夫从役，远赴国难，妇携弱子，钱送此山，立望夫而化为立石，因以为名焉。

巴丘县自金冈以上二十里，名黄金潭，莫测其深；上有濑，亦名黄金濑。古有钓于此潭，获一金锁，引之，遂满一船。有金牛出，声貌莽壮。钓人被骇，牛因奋勇跃而还潭，锁乃将尽，钓人以刀斫得数尺。潭、濑因此取名。

淮南牛渚津水极深，无可算计，人见一金牛，形甚瑰壮，以金为锁绊。

庐山自南行十馀里，有鸡山，山有石鸡，冠距如生。道士李镇于此下住，常宝玩之。鸡一日忽摧毁，镇告人曰：“鸡忽如此，吾其终乎？”因与知故诀别，后月馀遂卒。

三峰最为竦桀，自非清霁素朝，不可望见。峰下有泉，飞流如舒一匹绢，分映青林，直注山下。虽纤罗不动，其上翛翛，恒凄清风也。

宫亭湖边傍山间，有石数枚，形圆若镜，明可以鉴人，谓之石镜。后有行人过，以火燎一枚，至不复明，其人眼乃失

明。

山阴县九侯神山上有灵坛，坛前有古井，常无水，及请告神，水即涌出，供用足，乃复渐止。

谯县城东，因城为台，方二十丈，高八尺，一曰：古之葬也，魏武帝即筑以为台，东面墙崩，金玉流出，取者多死，因复筑之。

乐安县故市经荒乱，人民饿死，枯骸填地。每至天阴将雨，辄闻吟啸呻叹声聒于耳。

平都县南陂上有冢，行人于陂取得鲤，道逢冢中人来云：“何敢取吾鱼？”夺著车上而去。

广陵有冢，相传是汉江都王建之墓也。常有村人行过，见地有数十具磨，取一具持归。暮即叩门求磨甚急，明旦送著故处。

广陵露白村人，每夜辄见鬼怪，咸有异形丑恶。怯弱者莫敢过。村人怪如此，疑必有故，相率得十人，一时发掘，入地尺许，得一朽烂方相头。访之故老，咸云：“尝有人冒雨送葬，至此遇劫，一时散走，方相头陷没泥中。”

颍县下有眩潭，以视之眩人眼，因以为名。旁有田陂，昔有人船行过此陂，见一死蛟在陂上不得下。无何，见一人，长壮乌衣，立于岸侧，语行人云：“吾昨下陂，不过而死，可为报眩潭。”行人曰：“眩潭无人，云何可报？”乌衣人云：“但至潭，便大言之。”行人如其旨，须臾，潭中有号泣声。

东莱人性灵，作酒多醇，浊而更清，二人曰以是醇□。

楚文王少时好猎，有一人献一鹰，文王见之，爪距神爽，殊绝常鹰。故为猎于云梦，置网云布，烟烧张天，毛群羽族，

争噬竞搏。此鹰轩颈瞪目，无搏噬之志。王曰：“吾鹰所获以百数，汝鹰曾无奋意，将欺余耶？”献者曰：“若效于雉兔，臣岂敢献？”俄而，云际有一物凝翔，鲜白不辨其形，鹰便竦翻而升，矗若飞电。须臾，羽堕如雪，血下如雨，有大鸟堕地，度其两翅，广数十里，众莫能识。时有博物君子曰：“此大鹏雏也。”文王乃厚赏之。

汉武帝常微行过人家，家有婢，国色，帝悦之，因留宿，夜与婢□。有书生亦家宿，善天文。忽见客星移掩帝座甚逼，书生大惊跃，连呼咄咄，不觉声高。乃见一男子，操刀将欲入户，闻书生声急，谓为己故，遂蹙缩走，客星应时即退。帝闻其声，异而召问之，书生具说所见，乃悟曰：“此人是婢婿，将欲肆其凶于朕。”乃召羽林，语主人曰：“朕，天子也。”于是擒奴伏诛，厚赐书生。

汉武帝见物如牛肝，入地不动，问东方朔，朔曰：“此积愁之气，惟酒可以忘愁，今即以酒灌之，即消。”

汉武帝在甘泉宫，有玉女降，常与帝围棋相娱。女风姿端正，帝密悦，乃欲逼之。女因唾帝面而去，遂病疮经年。故《汉书》云：“避暑甘泉宫，正其时也。”

甘泉王母降。

汉武帝与群臣宴于未央，方啖黍臠，忽闻人语云：“老臣冒死自诉。”不见其形，寻觅良久，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，面目赭皱，须发皓白，拄杖僂步，笃老之极。帝问曰：“叟姓字何？居在何处？何所病苦，而来诉朕？”翁缘柱而下，放杖稽首，默而不言。因仰头视屋，俯指帝脚，忽然不见。帝骇愕不知何等，乃曰：“东方朔必识之。”于是召方朔以告，朔

曰：“其名为‘藻兼’，水木之精也。夏巢幽林，冬潜深河。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，斩伐其居，故来诉耳。仰头看屋，而复俯指陛下脚者，足也。愿陛下宫室足于此也。”帝感之。既而息役。幸瓠子河，闻水底有弦歌之声，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，绛衣素带，纓佩甚鲜，皆长八九寸，有一人，长尺馀，凌波而出，衣不沾濡，或有挟乐器者。帝方食，为之辍膳，命列坐于食案前。帝问曰：“闻水底奏乐，为是君耶？”老翁对曰：“老臣前昧死归诉，幸蒙陛下天地之施，即息斧斤，得全其居，不胜欢喜，故私相庆乐耳！”帝曰：“可得奏乐否？”曰：“故赍乐来，安敢不奏？”其最长人便治弦而歌，歌曰：“天地德兮垂至仁，愍幽魄兮停斧斤。保窟宅兮庇微身，愿天子兮寿万春！”歌声小大无异于人，清彻绕越梁栋。又二人鸣管抚节调契声谐。帝欢悦，举觞并劝曰：“不德不足当雅贶。”老翁等并起拜爵，各饮数升不醉。献帝一紫螺壳，中有物状如牛脂。帝问曰：“朕暗，无以识此物。”曰：“东方生知之耳！”帝曰：“可更以珍异见贻。”老翁顾命，取洞穴之宝。一人受命，下没渊底，倏忽还到，得一大珠，径数寸，明耀绝世，帝甚爱玩。翁等忽然而隐。帝问朔：“紫螺壳中何物？”朔曰：“是蛟龙髓，以傅面，令人好颜色；又女子在孕，产之必易。”会后宫难产者，试之，殊有神效。帝以脂涂面，便悦泽。又曰：“何以此珠名洞穴珠？”朔曰：“河底有一穴，深数百丈，中有赤蚌，蚌生珠，故以名焉。”帝既深叹此事，又服朔之奇识。

汉武帝以玄豹白凤膏磨青锡屑，以酥油和之为灯，虽雨中灯不灭。

董仲舒尝下帷独咏，忽有客来，风姿音气，殊为不凡，与

论《五经》，究其微奥。仲舒素不闻有此人而疑其非常。客又曰：“欲雨。”因此戏之曰：“巢居知风，穴居知雨。卿非狐狸，即是鼯鼠！”客闻此言，色动形坏，化成老狸，蹶然而走。

文翁常欲断大树，砍断处去地一丈八尺，翁先祝曰：“吾若得二千石，斧当著此处。”因掷之，中所砍一丈八尺处。后果为郡。

长安有张氏者，昼独处室，有鸠自入，止于对床。张恶之，披怀祝曰：“鸠，尔来为我祸耶止承尘，为我福耶入我怀。”鸠翻飞入怀，以手探之，不知所在，而得一金带钩焉。遂宝之。自是之后，子孙昌盛。

汉何比干梦有贵客，车骑满门，觉，以语妻子。未已，门首有老姥，年可八十馀，求避雨，雨甚盛而衣不沾濡。比干延入，礼待之，乃曰：“君先出自后稷，佐尧，至晋有阴功，今天赐君策。”如简，长九寸，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，曰：“子孙能佩者富贵。”言讫出门，不复见。

汉建武元年，东莱人姓也，家尝作酒卢，入内政见三奇客，共持曲饭至抒其酒饮，异以饭曲代处，而三鬼相与醉于林中。

汉明帝永平五年，剡县刘晨、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，迷不得返，经十三日，粮食乏尽，饥饿殆死。遥望山上有一桃树，大有子实，而绝岩邃涧，永无登路。攀援藤蔓，乃得至上。各啖数枚，而饥止体充。复下山，持杯取水，欲盥漱，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，甚鲜新，复一杯流出，有胡麻饭糝，相谓曰：“此知去人径不远。”便共没水，逆流二三里，得度山出一大溪，溪边有二女子，姿质妙绝，见二人持杯出，便笑

曰：“刘、阮二郎，捉向所失流杯来。”晨、肇既不识之，缘二女便呼其姓，如似有旧，乃相见忻喜。问：“来何晚邪？”因邀还家。其家筒瓦屋，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，皆施绛罗帐，帐角悬铃，金银交错。床头各有十侍婢，敕云：“刘、阮二郎，经涉山岨，向虽得琼实，犹尚虚弊，可速作食。”食胡麻饭、山羊脯、牛肉甚甘美。食毕行酒，有一群女来，各持五三桃子，笑而言：“贺汝婿来。”酒酣作乐，刘、阮忻怖交并。至暮，令各就一帐宿，女往就之，言声清婉，令人忘忧。十日后，欲求还去，女云：“君已来是，宿福所牵，何复欲还邪？”遂停半年。气候草木是春时，百鸟啼鸣，更怀悲思，求归甚苦。女曰：“罪牵君，当可如何？”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，集会奏乐，共送刘、阮，指示还路。既出，亲旧零落，邑屋改异，无复相识。问讯得七世孙，传闻上世入山，迷不得归。至晋太元八年，忽复去，不知何所。

曹娥父溺死，娥见瓜浮，得尸。

汉袁安父亡，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，问葬地。道逢三书生，问安何之？具以告。书生曰：“吾知好葬地。”安以鸡酒礼之，毕，告安地处云：“当葬此地，世世为贵公。”便与别，数步顾视，皆不见。安疑是神人，因葬其地，遂登司徒，子孙昌盛，曰世五公焉。

陈仲举微时，常行宿主人黄申家。申妇夜产，仲举不知。夜三更，有扣门者，久许闻里有人应云：“门里有贵人，不可前，宜从后门往。”俄闻往者还，门内者问之：“见何儿？名何？当几岁？”还者云：“是男儿，名阿奴，当十五岁。”又问曰：“后当若为死？”答曰：“为人作屋，落地死。”仲举闻此，

默志之。后十五年，为豫章太守，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，云：“助东家作屋，落地而死矣。”仲举后果大贵。

陇西秦嘉，字士会，俊秀之士。妇曰徐淑，亦以才美流誉。桓帝时，嘉为曹掾赴洛。淑归宁于家，昼卧，流涕覆面，嫂怪问之，云：“适见嘉自说往津乡亭病亡，二客俱留，一客守丧，一客赍书还，日中当至。”举家大惊。书至，事事如梦。

常山张颢为梁相。天新雨后，有鸟如山鹊，飞翔稍下坠地。民争取，即化为一圆石。颢椎破之，得金印，文曰：“忠孝侯印。”颢表上闻，藏之秘府。颢汉灵帝时至太尉。

冯贵，前汉汉桓帝贵人也，美艳绝双。死后卅余年，群贼发其冢，见贵人颜色如故。贼遂竞奸之，斗争相煞而死。

句章人至东野还，暮不至门，见路旁有小屋灯火，因投寄宿。有一小女，不欲与丈夫共处，呼邻家止宿。女自伴夜，共弹琴箜篌。至晓，此人谢去，问其姓字，女不答，弹弦而歌曰：“连绵葛上藤，一援复一纽；欲知我姓名，姓陈名阿登。”

汉时太山黄原，平旦开门，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，备如家养。原继犬，随邻里猎，日垂夕，见一鹿，便放犬，犬行甚迟，原绝力逐终不及。行数里，至一穴，入百余步，忽有平衢，槐柳列植，行墙回匝。原随犬入门，列房栊户可有数十间，皆女子，姿容妍媚，衣裳鲜丽。或抚琴瑟，或执博棋。至北阁，有三间屋，二人侍直，若有所伺。见原，相视而笑：“此青犬所致妙音媚也！”一人留，一人入阁。须臾，有四婢出，称太真夫人，白黄郎：“有一女年已弱笄，冥数应为君妇。”既暮，引原入内。内有南向堂，堂前有池，池中有台，台四角有径尺穴，穴中有光映帷席。妙音容色婉妙，侍婢亦

美。交礼既毕，宴寝如旧。经数日，原欲暂还报家，妙音曰：“人神异道，本非久势。”至明日，解珮分袂，临阶涕泗，后会无期，深加爱敬：“若能相思，至三月旦，可修斋洁。”四婢送出门，半日至家。情念恍惚，每至其期，常见空中有辎车仿佛若飞。

汉末大乱，颍川有人将避地他郡。有女七八岁，不能涉远，势不两全。道边有古冢穿败，以绳系女下之。经年馀还，于冢寻觅，欲更殡葬。忽见女尚存，父大惊，问女得活意，女云：“冢中有一物，于晨暮徐辄伸头翕气，为试效之，果觉不复饥渴。”家人于冢寻索此物，乃是大龟。

孙钟，吴郡富春人，坚之父也。少时家贫，与母居，至孝笃信，种瓜为业。瓜熟，有三少年容服妍丽，诣钟乞瓜。钟引入庵中，设瓜及饭，礼敬殷勤。三人临去，谓钟曰：“蒙君厚惠，今示子葬地，欲得世世封侯乎？欲为数代天子乎？”钟跪曰：“数代天子，故当所乐。”便为定墓。又曰：“我司命也，君下山，百步勿反顾。”钟下山六十步，回看，并为白鹤飞去。钟遂于此葬母，冢上有气触天。钟后生坚，坚生权，权生亮，亮生休，休生和，和生皓，为晋所伐，降为归命侯。

董卓信巫，军中常有言祷祀求福。一日，从卓求布，仓卒与新布手巾。又求取笔，便捉以书手巾上。如作两口，一口大，一口小，相累于巾上。授卓曰：“慎此也！”后卓为吕布所杀，后人乃知况吕布也。

魏武帝猜忌晋宣帝子非曹氏纯臣。又尝梦三匹马，在一槽中共食，意尤憎之。因召文、明二帝，告以所见，并云：“防理自多，无为横虑。”帝然之。后果害族移器，悉如梦焉。

钟繇忽不复朝会，意性有异于常。寮友问其故，云：“常有妇人来，美丽非凡。”问者曰：“必是鬼物，可杀之。”后来，止户外曰：“何以有相杀意？”元常曰：“无此。”殷勤呼入，意亦有不忍，乃微伤之。便出去，以新绵拭血，竟路。明日，使人寻迹，至一大冢，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，白练衫，丹绣襦裆，伤一髀，以襦裆中绵拭血。自此便绝。

魏齐王芳时，中山有王周南者，为襄邑长。忽有鼠从穴出，语曰：“周南，尔以某日死。”周南不应。至期，更冠帻皂衣而出，曰：“周南，尔以日中死。”亦不应，鼠复入穴。日适中，鼠又冠帻而出，曰：“周南，汝不应，我何道？”言绝，颠蹶而死，即失衣冠所在。就视之，与常鼠无异。

孙权时，南方遣吏献犀簪。吏过宫亭湖庐山君庙请福，神下教求簪，而盛簪器便在神前。吏叩曰：“簪献天子，必乞哀念。”神云：“临入石头，当相还。”吏遂去，达石头，有三尺鲤鱼跳入船，吏破腹得之。

孙权病，巫启云：“有鬼著绢巾，似是故将相，呵叱初不顾，径进入宫。”其夜，权见鲁肃来，衣巾悉如其言。

吴兴钱乘，孙权时，曾昼卧久，不觉两吻沫出数升。其母怖而呼之，曰：“适见一老公，食以煇筋，恨未尽而呼之。”乘本尪瘠，既尔之后，遂以力闻。官至无难监。

葛祚，吴时衡阳太守，郡境有大槎横水，能为妖怪。百姓为立庙，行旅祷祀，槎乃沉没；不者，槎浮，则船为之破坏。祚将去官，乃大具斤斧，将去民累。明日当至，其夜，闻江中啍啍有人声。往视，槎移去，沿流下数里，驻湾中，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。衡阳人为祚立碑曰：正德祈禳，神木

为移也。

吴时，有王姥，年九岁病死，自朝至暮复苏。云：见一老妪，挟将飞见北斗君，有狗如狮子大，深目，伏井栏中，云此天公狗也。

吴时，陈仙以商贾为事，驱驴行。忽过一空宅，广厦朱门，都不见人，仙牵驴入宿。至夜，闻有语声：“小人无畏，敢见行灾？”便有一人径到仙前，叱之曰：“汝敢辄入官舍！”时笼月暧昧，见其面上黥深，目无瞳子，唇褰齿露，手执黄丝。仙即奔走，后村，具说事状。父老云：“旧有恶鬼。”明日，者所见屋宅处，并高坟深堦。

吴末，中书郎失其姓名，夜读书。家有重门，忽闻外面门皆开，恐有急诏。户复开，一人有八尺许，乌衣帽，持杖坐床下，与之熟相视，吐舌至膝。于是大怖，裂书为火，至晓鸡鸣，便去。门户闭如故，其人平安。

邓艾庙在京口，上有一草屋。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，梦见一老翁曰：“我邓公，屋舍倾坏，君为治之。”后访之，乃知艾庙，为立瓦屋。隆安中，有人与女子会于神座上，有一蛇来绕之数四匝。女家追寻见之，以酒脯祷祠，然后得解。

有人相羊叔子父墓，有帝王之气，叔子于是乃自掘断墓。后相者又云：“此墓尚当出折臂三公。”祜工骑乘，有一儿五六岁，端明可喜。掘墓之后，儿即亡，羊时为襄阳都督，因盘马落地，遂折臂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。

汉时，洛下有一洞穴，其深不测。有一妇人欲杀夫，谓夫曰：“未尝见此穴。”夫自逆视之，至穴，妇遂推下，经多时至底。妇于后掷饭物，如欲祭之。此人当时颠坠恍惚，良

久乃苏，得饭食之，气力小强。周皇觅路，仍得一穴，便匍匐从就。崎岖反侧，行数十里，穴宽，亦有微明，遂得宽广远之地。步行百余里，觉所践如尘，而闻糠米香，啖之，芬美过于充饥。即裹以为粮，缘穴行而食此物。既尽，复过如泥者，味似向尘，复赍以去。所历幽远，里数难详，□就明广。食所赍尽，便入一都。郭郭修整，宫馆壮丽，台榭房宇，悉以金魄为饰，虽无日月，而明逾三光。人皆长三丈，被羽衣，奏奇乐，非世间所闻。便告求哀，长人语令前去，从命前进。凡过如此者九处。最后所至，苦饥馁，长人指中庭一大柏树，近百围，下有一羊，令跪捋羊须。初得一珠，长人取之，次捋亦取，后捋令啖，即得疗饥。请问九处之名，求停不去。答曰：“君命不得停，还问张华，当悉此间。”人便随穴而行，遂得出交郡。往还六七年间，即归洛。问华，以所得二物视之。华云：“如尘者是黄河下龙涎，泥是昆山下泥。九处地，仙名九馆大夫。羊为痴龙，其初一珠，食之与天地等寿，次者延年。后者充饥而已。”

嵩高山北有大穴，晋时有人误堕穴中，见二人围棋。下有一杯白饮，与堕者饮，气力十倍。棋者曰：“汝欲停此否？”堕者曰：“不愿停。”棋者曰：“从此西行有大井，其中有蛟龙，但投身入井，自当出。若饿，取井中物食之。”堕者如言，可半年，乃出蜀中。归洛下，问张华。华曰：“此仙馆。夫所饮者玉浆，所食者龙穴石髓。”

张华将败，有飘风吹衣袖，六七倚壁。

陈郡谢鲲，尝在一亭中宿。此亭从来杀人，夜四更末，有一人黄衣呼：“幼舆可开户。”鲲令申臂于窗中，于是授腕，鲲

即极力而牵之，臂便脱，乃还去。明日，看，乃鹿臂，寻血，遂取获焉。

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，长丈馀，色黑而眼大，著皂单衣，平上帻，去之咫尺。德如心安气定，徐笑语之曰：“人言鬼可憎，果然！”鬼即赧愧而退。

阮瞻素秉无鬼论，世莫能难，每自谓理足可以辨正幽明。忽有一鬼，通姓名作客诣阮，寒温毕，即谈名理。客甚有才情，未及鬼神事，反覆甚苦，遂屈。乃作色曰：“鬼神，古今圣贤所共传，君何独言无耶？仆便是鬼！”于是忽变为异形，须臾消灭。阮默然，意色大恶。后年馀病死。

永嘉中，泰山巢氏先为相县令，居在晋陵。家婢采薪，忽有一人追之，如相问讯，遂共通情，随婢还家，仍住不复去。巢恐为祸，夜辄出婢。闻与婢讴歌言语，大小悉闻，不使人见，见形者唯婢而已。每与婢宴饮，辄吹笛而歌，歌云：“闲夜寂已清，长笛亮且鸣。若欲知我者，姓郭字长生。”

晋永嘉之乱，郡县无定主，强弱相暴。宜阳县有女子，姓彭名娥，父母昆弟十馀口，为长沙贼所攻。时娥负器出汲于溪，闻贼至，走还。正见坞壁已破，不胜其哀，与贼相格，贼缚娥驱出溪边，将杀之。溪际有大山，石壁高数十丈，娥仰天呼曰：“皇天宁有神不？我为何罪，而当如此！”因奔走向山，山立开，广数丈，平路如砥。群贼亦逐娥入山，山遂隐合，泯然如初，贼皆压死山里，头出山外，娥遂隐不复出。娥所舍汲器化为石，形似鸡。土人因号曰石鸡山，其水为娥潭。

晋元帝世，有甲者，衣冠族姓，暴病亡。见人将上天诣司命，司命更推校，算历未尽，不应枉，召主者发遣令还。甲

尤脚痛，不能行，无缘得归。主者数人共愁，相谓曰：“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，我等坐枉人之罪。”遂相率具白司命，司命思之良久，曰：“适新召胡人康乙者，在西门外，此人当遂死，其脚甚健，易之，彼此无损。”主者承敕出，将易之。胡形体甚丑，脚殊可恶，甲终不肯。主者曰：“君若不易，便长决留此耳？”不获已，遂听之。主者令二人并闭目，倏忽，二人脚已各易矣。仍即遣之，豁然复生。具为家人说，发视果是胡脚，丛毛连结，且胡臭。甲本土，爱玩手足，而忽得此，了不欲见，虽获更活，每惆怅殆欲如死。旁人见识此胡者，死犹殡，家近在茄子浦。甲亲往视胡尸，果见其脚著胡体，正当殡敛，对之泣。胡儿并有至性，每节朔，儿并悲思，驰往抱甲脚号咷。忽行路想遇，便攀援啼哭。为此每出入时，恒令人守门，以防胡子。终身憎秽，未尝悞视。虽三伏盛暑，必复重衣，无暂露也。

王敦召吴猛，猛至江口，入水中，命船人并进。船至大雷，见猛行水上，从东北还逆船。弟子问其故，猛云：“水神数兴波浪，贼害行旅，暂过约敕。”以真珠一握为信。

王敦近吴猛，恶之于坐，欬然失去。乃附载还南，一宿行千里，同行客视船下有两龙载船，皆不著水。

晋有干庆者，无疾而终。时有术士吴猛，语庆之子曰：“干侯算未穷，方为请命，未可殓殓。”尸卧静舍，惟心下稍暖。居七日，时盛暑，庆形体向坏，猛凌晨至，教令属候气续为作水，令以洗，并饮漱，如此便退。日中许，庆苏焉，旋遂张目开口。尚未发声，阖门皆悲喜。猛又令以水含洒，遂起，吐腐血数升，稍能言语。三日，平复如常。说初见十数

人来，执缚桎梏到狱。同辈十余人，以次语对。次未至，俄而见吴君北面陈释断之，王遂敕脱械令归。所经官府，莫不迎接。请谒吴君，而吴君皆与之抗礼，即不知悉何神也。

王丞相见郭景纯，请为一卦。卦成，郭意甚恶，云有震厄，公能命驾西出数里，得一柏树，截如公长，置常寝处，灾可消也。王从之，数日果震，柏木粉碎。

王丞相茂弘梦人欲以百万钱买大儿长豫，丞相甚恶之。潜为祈祷者备炭作属，得一窖钱，料之，百万亿。大惧，一皆藏闭。俄而长豫亡。

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，父丞相导，至所珍爱。遇疾转笃，导忧念特至。正在北床上坐，不食已积日。忽见一人，形状甚壮，著铠持刀，王问：“君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仆是蒋侯也，公儿不佳，欲为请命，故来耳。勿复忧。”王欣喜动容，即求食，食至数升，内外咸未达所以。食毕，忽复惨然谓王曰：“中书命尽，非可救者。”言终不见也。

蔡谟在厅事上坐，忽闻邻左复魄声，乃出庭前望。正见新死之家，有一老姬，上著黄罗半袖，下着缥裙，飘然升天。闻一唤声，辄回顾，三唤三顾，徘徊良久。声既绝，亦不复见。问丧家，云亡者衣服如此。

某郡张甲者，与司徒蔡谟上有亲，侨住谟家。暂行数宿，过期不反。谟昼眠，梦甲云：“暂行忽暴病，患心腹胀满，不得吐痢，某时死，主人殓殓。”谟悲涕相对。又云：“我病名乾霍乱，自可治也。但人莫知其药，故今死耳。”谟曰：“何以治之？”甲曰：“取蜘蛛，生断取脚而吞之，则愈。”谟觉，使人往甲行所验之，果死。问主人，病与时日，皆与梦符。后

有患乾霍乱者，谩试用，辄差。

晋建武中，剡县冯法作贾。夕宿荻塘，见一女子，著縠服，白皙，形状短小，求寄载。明旦，船欲发，云暂上取行资。既去，法失绢一匹，女抱二束刍置船中。如此十上，失十绢。法疑非人，乃缚两足，女云：“君绢在前草中。”化形作大白鹭，烹食之，肉不甚美。

晋司空郗方回葬妇于离山，使会稽郡吏史泽治墓，多平夷古墓。后坏一冢，构制甚伟，器物殊盛。冢发，内闻鼓角声。时郗公自来观墓，俄而罕然，自是多如此。

晋南顿王平新营一宅，始移，梦见一人云：“平舆令王欲以一器金赂暴胜之，为暴所戮，埋金在吾上。见镇连甚，若君复筑室，无复出入涯。”平明旦即凿壁下入五尺，果得金。

巴丘县有巫师舒礼，晋永昌元年病死，土地神将送诣太山。俗人谓巫师为道人，路过冥司福舍前，土地神问吏：“此是何等舍？”吏曰：“道人舍。”土地神曰：“是人亦道人。”便以相付。礼入门，见数千间瓦屋，皆悬竹帘，自然床榻，男女异处，有诵经者，呗偈者，自然饮食者，快乐不可言。礼文书名已到太山门，而身不至。推问土地神，神云：“道见数千间瓦屋，即问吏，言是道人，即以付之。”于是遣神更录取。礼观未遍，见有一人，八手四眼，提金杵，逐欲撞之。便怖走还出门，神已在门迎，捉送太山。太山府君问礼：“卿在世间，皆何所为？”礼曰：“事三万六千神，为人解除祠祀，或杀牛犊猪羊鸡鸭。”府君曰：“汝佞神杀生，其罪应上热熬。”使吏牵著熬所。见一物，牛头人身，捉铁叉，叉礼著投铁床上，宛转身体焦烂，求死不得。经一宿二日，备极冤楚。府

君问主者：“礼寿命应尽？为顿夺其命？”校禄籍，馀算八年。府君曰：“录来。”牛首人复以铁叉叉著熬边。府君曰：“今遣卿归，终毕馀算。勿复杀生淫祀。”礼忽还活，遂不复作巫师。

晋太宁元年，馀杭人姓王，失其名，往上舍，过庙乞福。既去，亡履，已行五六里，懒复更反取，一白衣人持履后至，云：“官使还君。”化为鹄，飞入田中。

晋太兴二年，吴氏华隆好猎，养一快犬，名曰的尾，常将自随。隆后至江边伐荻，犬暂出渚次。隆为大蛇所围，绕周身。犬还，便咋蛇，蛇死。隆僵仆无所知，犬仿佛涕泣。走还船，复反草中。其伴怪其所以，随往，见隆闷绝委地。将归家二日，犬为不食。隆复苏，乃始进饭。隆愈爱惜，同于亲戚。后忽失之，二年寻求，见在显山。

晋咸和初，徐精远行，梦与妻寝，有身。明年归，妻果产，后如其言矣。

牵腾以咸和三年为沛郡太守，出行不节，梦乌衣人告云：“何数出不辍？唯当断马足。”腾后出行，马足自断。腾行近郭外，忽然而暗。有一人，长丈馀，玄冠白衣，遥叱将车人，使避之。俄而长人至，以马鞭击御者，即倒。既明，从人视车空，觅腾所在，行六七十步，见在榛莽中，隐几而坐，云了不自知。腾后五十日被诛。

晋咸康中，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。有一军人于武昌市买得一白龟，长四五寸，置瓮中养之。渐大，放江中。后邾城遭石氏败，赴江者莫不沉溺。所养人被甲入水中，觉如堕一石上。须臾视之，乃是先放白龟。既得至岸，回顾而去。

庾崇者，建元中于江州溺死，尔日即还家。见形一如平

生，多在妻乐氏室中。妻初恐惧，每呼诸从女作伴。于是作伴渐疏，时或暂来，辄恚骂云：“贪与生者接耳！反致疑恶，岂副我归意邪？”从女在内纺绩，忽见纺绩之具在空中，有物拨乱，或投之于地，从女怖惧皆去。鬼即常见。有一男，才三岁，就母求食，母曰：“无钱，食那可得？”鬼乃凄怆，抚其儿头曰：“我不幸早世，令汝穷乏，愧汝念汝，情何极也！”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，云可为儿买食。如此经年，妻转贫苦不立。鬼云：“卿既守节，而贫苦若此，直当相迎耳！”未几，妻得疾亡，鬼乃寂然。

石勒问佛图澄：“刘曜可擒，兆可见不？”澄令童子斋七日，取麻油掌中研之，燎旃檀而咒。有顷，举手向童子，掌内晃然有异。澄问：“有所见不？”曰：“唯见一军人，长大白皙，有异望，以朱缚其肘。”澄曰：“此即曜也。”其年，果生擒曜。

石虎时，太武殿图贤人之像，头忽悉缩入肩中。

新城县民陈绪家，晋永和中，旦闻扣门，自通云陈都尉。便有车马声，不见形，径进，呼主人共语曰：“我应来此，当权住君家，相为致福。”令绪施設床帐于斋中。或人诣之，斋持酒礼求愿，所言皆验。每进酒食，令人跪拜授闾里，不得开视。复有一身，疑是狐狸之类，因跪急把取，此物却还床后，大怒曰：“何敢嫌试都尉？”此人心痛欲死，主人为扣头谢，良久意解。自后众不敢犯，而绪举家无恙。每事益利，此外无多损益也。

晋升平元年，剡县陈素家富，娶妇十年，无儿。夫欲娶妾，妇祷祠神明，忽然有身。邻家小人妇亦同有，因货邻妇

云：“我生若男，天愿也；若是女，汝是男者，当交易之。”便共将许。邻人生男，此妇后三日生女，便交取之。素忻喜，养至十三，当祠祀。家有老婢，素见鬼，云：“见府君先人，来至门首便住。但见一群小人来座所，食啖此祭。”父甚疑怪，便迎见鬼人至，祠时转令看，言语皆同。素便入问妇，妇惧，具说言此事。还男本家，唤女归。

晋升平末，故章县老公有一女，居深山，余杭□广求为妇，不许。公后病死，女上县买棺，行半道，逢广。女具道情事。女因曰：“穷逼，君若能往家守父尸，须吾还者，便为君妻。”广许之。女曰：“我栏中有猪，可为杀以饴作儿。”广至女家，但闻屋中有扑掌欣舞之声。广披离，见众鬼在堂，共捧弄公尸。广把杖大呼入门，群鬼尽走。广守尸，取猪杀。至夜，见尸边有老鬼，伸手乞肉。广因捉其臂，鬼不得去，持之愈坚。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：“老奴贪食至此，甚快。”广语老鬼：“杀公者必是汝，可速还精神，我当放汝；汝若不还者，终不置也。”老鬼曰：“我儿等杀公。”比即唤鬼子：“可还之。”公渐活，因放老鬼。女载棺至，相见惊悲，因取女为妇。

苻坚时，有射师经嵩山。望见松柏上有一双白鸟，似鹄而大。至树下，又见一蛇，长五丈许，上树取鸟。未至鸟一丈，鸟便欲飞，蛇张口翕之，鸟不得去。缤纷一食顷，鸟转欲困，射师彀弩射三矢，蛇陨而鸟得颺。去树百馀步，山边整理毛羽。须臾，云晦雷发，惊耳骇目，射师慑，不得旋踵。见向鸟徘徊其上，毛落纷纷，似如相援。如此数阵，雷息电灭，射师得免，鸟亦高飞。

晋司空桓豁在荆州，有司空翦五月五日鸬鹚舌，教令学语，遂无所不名，与人相问。顾参军善弹琵琶，鸬鹚每立听移时。又善能效人语笑声。司空大会吏佐，令悉效四座语，无不绝似。有生鼯鼻，语难学，学之不似，因内头于瓮中以效焉，遂与鼯者语声不异。主典人于鸬鹚前盗物，参军如厕，鸬鹚伺无人，密白主典人盗某物，将军衔之而未发。后盗牛肉，鸬鹚复白，参军曰：“汝云盗肉，应有验。”鸬鹚曰：“以新荷裹著屏风后。”检之，果获，痛加治，而盗者患之，以热汤灌杀。参军为之悲伤累日，遂请杀此人，以报其怨。司空教曰：“原杀鸬鹚之痛，诚合治杀，不可以禽鸟故，极之于法。”令止五岁刑也。

桓冲镇江陵，正会夕当烹牛。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甚久，目中泣下。都督咒之曰：“汝若能向我跪者，当启活也。”牛应声而拜，众甚异之。都督复谓曰：“汝若须活，遍拜众人者，直往。”牛涕殒如雨，遂拜不止。值冲醉，不得启，遂杀牛。冲醉止得启，冲闻之叹息，都督痛加鞭罚。

晋桓豹奴为江州时，有甘录事者，家在临川郡治下。儿年十三，遇病死，埋著家东群冢之间。旬日，忽闻东路有打鼓倡乐声，可百许人，径到甘家，问：“录事在否？故来相诣，贤子亦在此。”止闻人声，亦不见其形也。乃出数瓮酒与之，俄顷失去，两瓮皆空。始闻有鼓声，临川太守谓是人戏，必来诣己，既而寂尔不到。甘说之，大惊。

王辅嗣注《易》，辄笑郑玄为儒，云“老奴甚无意。”于时夜分，忽然闻门外阁有著屐声。须臾进，自云郑玄，责之曰：“君年少，何以轻穿文凿句，而妄讥诮老子邪？”极有忿

色，言竟便退。辅心生畏恶，经少时，遇厉疾卒。

谢安石当桓温之世，恒惧不全。夜忽梦乘桓舆行十六里，见一白鸡而止，不得复前，莫有解此梦者。温死后，果代居宰相，历十六年，而得疾。安方悟云：“乘桓舆者，代居其位也；十六里者，得十六年也；见白鸡住者，今太岁在酉，吾病殆将不起乎？”少日而卒。

陈相子，吴兴乌程人，始见佛家经，遂学升霞之术。及在人间斋，辄闻空中殊音妙香，芬芳清越。

安开者，安城之俗巫也，善于幻术。每至祠神时，击鼓宰三牲，积薪然火盛炽，束带入火中，章纸烧尽，而开形体衣服犹如初。时王凝之为江州，伺王当行，阳为王刷头，簪荷叶以为帽，与王著。当是亦不觉帽之有异，到坐之后，荷叶乃见，举坐惊骇，王不知。

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，顿亡二男，痛惜过甚，衔泪六年。后忽见二儿俱还，并著械，慰其母曰：“可自割，儿并有罪谪，宜为作福。”于是得止哀，而勤为求请。

晋世王彪之，年少未官。尝独坐斋中，前有竹，忽闻有叹声，彪之惕然，怪似其母，因往看之，见母衣服如昔。彪之跪拜歔歔，母曰：“汝方有奇厄，自今已去。当日见一白狗，若能东行出千里，三年，然后可得免灾。”忽不复见。彪之悲怅达旦。既明，独见一白狗，恒随行止。便经营行装，将往会稽。及出千里外，所见便萧然都尽。过三年乃归，斋中复闻前声，往见母如先，谓曰：“能用吾言，故来庆汝。汝自今已后，年逾八十，位班台司。”后皆如母言。

晋海西公时，有一人母终，家贫，无以葬。因移柩深山，

于其侧志孝结坟，昼夜不休。将暮，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。转夜，孝子未作竟，妇人每求眠，而于火边睡，乃是一狸抱一乌鸡。孝子因打杀，掷后坑中。明日，有男子来问：“细小昨行，遇夜寄宿，今为何在？”孝子云：“止有一狸，即已杀之。”男子曰：“君枉杀吾妇，何得言狸？狸今何在？”因共至坑视，狸已成妇人，死在坑中。男子因缚孝子付官，应偿死。孝子乃谓令曰：“此实妖魅，但出猎犬，则可知魅。”令因问猎事：“能别犬否？”答云：“性畏犬，亦不别也。”因放犬，便化为老狸，则射杀。视之，妇人已还成狸。

桓温北征姚襄，在伊水上，许逊曰：“不见得襄而有大功，见襄走入太玄中。”问曰：“太玄是何等也？”答曰：“南为丹野，北为太玄，必西北走也。”果如其言。

桓大司马镇赭圻时，有何参军晨出，行于田野中，溺死人髑髅上。还，昼寝，梦一妇人语云：“君是佳人，何以见秽污？暮当令知之！”是时有暴虎，人无敢行夜出者，何常穴壁作溺穴。其夜，趋穴欲溺，虎怒溺，断阴茎，即死。

桓温内怀无君之心，时比丘尼从远来，夏五月，尼在别室浴，温窃窥之。见尼裸身，先以刀自破腹，出五藏，次断两足，及斩头手。有顷浴竟，温问：“向窥见尼，何得自残毁如此？”尼云：“公作天子，亦当如是。”温惆怅不悦。

陈郡袁真在豫州，送妓女阿薛、阿郭、阿马三人与桓宣武。至经时，三人共出庭前观望，见一流星，直堕盆水中。薛、郭二人更以瓢取，皆不得；阿马最后取星，正入瓢中。使饮之，即觉有妊，遂生桓玄。

刁凿齿为荆州主簿，从桓宣武出猎，见黄物，射之，即

死，是老雄狐，臂带绛绫香囊。

桓大司马温时，有参军夜坐，忽见屋梁栋间，有一伏兔，张目切齿而向之，甚可畏。兔来转近，遂引刀而斫之，见正中兔，而实反伤其膝，流血滂沱。深怪此意，命家中悉藏刀刃，不以自近。后忽复见如前，意回惑，复索刀重斫，因伤委顿。幸刀不利，故不至死，再过而止。

顾长康在江陵爱一女子，还家，长康思之不已，乃画作女形，簪著壁上。簪处正刺心，女行十里，忽心痛如刺，不能进。

刘琮善弹琴，忽得困病，许逊曰：“近见蒋家女鬼相录在山石间，专使弹琴作乐，恐欲致灾也。”琮曰：“吾常梦见女子将吾宴戏，恐必不免。”逊笑曰：“蒋姑相爱重，恐不能相放耳。已为谏之，今去，当无患也。”琮渐差。

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，自谓其池曰“鹤门。”

许逊少孤，不识祖墓，倾心所感，忽见祖语曰：“我死三十余年，于今得正葬，是汝孝悌之至。”因举标榜曰：“可以此下求我。”于是迎丧，葬者曰：“此墓中当出一侯及小县长。”

桂阳罗君章，二十许，都未有意，不属意学问。常昼寝，梦得一鸟卵，五色杂耀，不似人间物，梦中因取吞之。于是渐有志向。遂勤学，读九经，以清才闻。

桓玄时，牛大疫，有一人食死牛肉，因得病亡。死时，见人执录，将至天上，有一贵人问云：“此人何罪？”对曰：“此人坐食疫死牛肉。”贵人云：“今须牛以转输，既不能肉以充百姓食，何故复杀之？”催令还。既更生，具说其言。于是食牛肉者，无复有患。

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，鼠从坎出，言终祚后数日必当死。终祚呼奴令买犬，鼠云：“亦不畏此也。但令犬入此户，必死。”犬至，果然。终祚乃下声语其奴曰：“明日市雇十担水来。”鼠已逆知之，云：“止！欲水浇取我？我穴周流，无所不至。”竟日浇灌，了无所获。密令奴更借三十余人，鼠云：“吾上屋居，奈我何？”至时，处在屋上。奴名周，鼠云：“阿周盗二十万钱叛。”后试开库，实如所言也。奴亦叛去。终祚当为商贾，闭其户而谓鼠曰：“汝正欲使我富耳！今有远行，勤守吾房中，勿令有所零失也。”时桓温在南州禁杀牛，甚急。终祚载数万钱，窃买牛皮还东。货之，得二十万。还，室犹闭，一无所失，其怪亦绝。遂大富。

桓玄既肆无君之心，使御史害太傅道子于安城。玄在南州坐，忽见一平上幘人，持马鞭，通云：“蒋侯来。”玄惊愕然，便见阶下奴子御轝车，见一士大夫，自云是落子文：“君何以害太傅？与为伯仲。”顾视之间，便不复见。

桓玄在南郡国第居时，出诣殷荆州，于鹄穴逢一老公，驱一青牛，形色瑰异，桓即以所乘马易牛。乘至零陵溪，牛忽骏驶非常。因息驾饮牛，牛径入水不出。桓遣人覘守，经日绝迹也。

索元在历阳疾病，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，自言为神所降，来与元相闻，许为治护。元性刚直，以为妖惑，收以付狱，戮之中于市中。女临死曰：“却后十日，当令索元知其罪。”如期，元果亡。

晋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贱人，简文无子，曾遍令善相者相宫人，李太后给卑役不豫焉。相者指之：“此当生贵子，而有

虎厄。”帝因幸之，生孝武帝、会稽王道子。既登尊位，服相者之见，而怪有虎厄，且生所未见，乃令人画作虎象。因以手抚，欲打虎戏，患手肿痛，遂以疾崩。

晋太元初，苻坚遣将杨安侵襄阳，其一人于军中亡，有同乡人扶丧归。明日应到家，死者夜与妇梦云：“所送者非我尸，仓乐面下者是也。汝昔为吾作结发犹存，可解看便知。”迨明日，送丧者果至，妇语母如此，母不然之。妇自至南丰，细检他家尸，发如先，分明是其手迹。

北府索卢贞者，本中郎荀羨之吏也。以晋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，经一宿而苏。云见羨之子粹，惊喜曰：“君算未尽，然官须得三将，故不得便尔相放。君若知有干捷如君者，当以相代。”卢贞即举龚颖，粹曰：“颖堪事否？”卢贞曰：“颖不复下已。”粹初令卢贞疏其名，缘书非鬼用，粹乃索笔自书之。卢贞遂得出。忽见一曾邻居者，死亡七八年矣，为太山门主，谓卢贞曰：“索都督独得归邪？”因嘱卢贞曰：“卿归，为谢我妇。我未死时，埋万五千钱于宅中大床下。我乃本欲与女市钏，不意奄，终不得言于女妻也。”卢贞许之。及苏，遂使人报其妻，已卖宅移居武进矣。固往语之，仍告买宅主，令掘之，果得钱如其数焉。即遣其妻与女市钏。寻而龚颖亦亡，时果共奇其事。

琅邪人，姓王，忘名，居钱塘。妻朱氏，以太元九年病亡，有二孤儿。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，三日，而心下犹暖，经七日方苏。说：初死时，有二十余人，皆乌衣，见录。录去到朱门白壁，状如宫殿。吏朱衣紫带，玄冠介帻。或所被著，悉珠玉相连结，非世中仪服。复前，见一人长大，所著衣状

如云气。王向叩头，自说：“妇已亡，馀孤儿，尚小，无奈何。”便流涕。此人为之动容，云：“汝命自应来，以汝孤儿，特与三年之期。”王又曰：“三年不足活儿。”左右有一人语云：“俗尸何痴？此间三年，世中是三十年。”因便送出。又三十年，王果卒。

晋太元十年，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，少孤贫不立，哭泣无时。忽见一鬼书砖著前云：“父死归玄冥，何为久哭泣？即后三年中，君家可得立。仆当寄君家，不使有损失。勿畏我为凶，要为君作吉。”后鬼恒在家，家须用者，鬼与之。二三年，用小差，为鬼作食，共谈笑语议。阮问姓，答云：“姓李名留之，是君姊夫耳。”阮问：“君那得来？”鬼云：“仆受罪已毕，今暂生鬼道，权寄君家，后四五年当去。”曰：“复何处去？”答云：“当生世间。”至期，果别而去。

晋太元中，瓦官寺佛图前淳于矜，年少洁白。送客至石头城南，逢一女子，美姿容。矜悦之，因访问。二情既和，将入城北角，共尽欢好，便各分别。期更克集，便欲结为伉俪。女曰：“得婿如君，死何恨？我兄弟多，父母并在，当问我父母。”矜便令女婢问其父母，父母亦悬许之。女因敕婢取银百斤，绢百匹，助矜成婚。经久，养两儿。当作秘书监，明日，驺卒来召，车马导从，前后部鼓吹。经少日，有猎者过，觅矜，将数十狗，径突入，咋妇及儿，并成狸。绢帛金银，并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。

晋太元中，高衡为魏郡太守，戍石头。其孙雅之在厩中，云有神来降，自称白头公，拄杖，光耀照屋。与雅之轻举霄行，暮至京口，晨已来还。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灭。

大元中，临海有李巫，不知所由来。能卜相作，水符治病多愈，亦礼佛读经。语人云：“明年天下当大疫，此境尤剧。又，二纪之后，此邦之西北大郡，僵尸横路。”时汝南周叔道罢临海，权停家。巫云：“周令今去宜南行，必当暴死。”便指北山曰：“后二十日，此应有异事彰也。”后十日馀，大石夜颓落百丈，砰磕若雷。庾楷为临海太守，过诣周，设饌作伎。至夜，庾还航中，天晓。庾自披屏风，呼：“叔道，何痴不起？”左右抚看，气绝久矣。到明年，县内病死者数千人。

泰元中，有一师从远来，莫知所出，云：“人命应终，有生乐代死者，则死者可生。若逼人求代，亦复不过少时。”人闻此，咸怪其虚诞。王子猷、子敬兄弟特相和睦。子敬疾，属纆，子猷谓之曰：“吾才不如弟，位亦通塞，请以馀年代弟。”师曰：“夫生代死者，以己年限有馀，得以足亡者耳。今贤弟命既应终，君侯算亦当尽，复何所代？”子猷先有背疾，子敬疾笃，恒禁来往。闻亡，便抚心悲惋，都不得一声，背即溃裂。推师之言，信而有实。

王允、祖安国、张显等，以太元中乘船。见仙人赐糖饴三饼，大如比输钱，厚二分。

大元中，北地人陈良，与沛国刘舒友善。又与同邻李焉，共为商贾，曾获厚利，共致酒相庆，焉遂害良。以韦裹之，弃之荒草。经十许日，良复生归家。说：死时，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，造一城门，门下有一床，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。赤帻人言曰：“向下土有一人，姓陈名良，游魂而已，未有统摄，是以将来。”校籍者曰：“可令便去。”良既出，忽见友人刘舒，谓曰：“不图于此相见。卿今幸蒙尊神所遣，然我家厕屋后桑

树中有一狸，常作妖怪，我家数数横受苦恼。卿归，岂能为我说邪？”良然之。既苏，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。仍特报舒家，家人涕泣，云悉如言。因伐树得狸，杀之，其怪遂绝。

晋太元末，长星见，孝武甚恶之。是日，华林园中饮，帝因举杯属星曰：“长星，劝尔一杯酒！自古亦何时万岁天子？”取杯酬之。帝亦寻崩也。

南康宫亭庙，殊有神验。晋孝武世，有一沙门至庙，神像见之，泪出交流，因标姓字，则是昔友也。自说：“我罪深，能见济脱不？”沙门即为斋戒诵经，语曰：“我欲见卿真形。”神云：“禀形甚丑，不可出也。”沙门苦请，遂化为蛇，身长数丈，垂头梁上，一心听经，目中血出。至七日七夜，蛇死，庙亦歇绝。

晋孝武帝于殿中北窗下清暑，忽见一人，著白夹黄练单衣，举身沾濡，自称华林园中池水神，名曰淋涿君也。若善见待，当相福祐。时帝饮已醉，取常所佩刀掷之。刀空过无碍，神忿曰：“不以佳士垂接，当令知所以居。”少时，而帝暴崩。皆呼此灵为祸也。

义熙三年，山阴徐琦每出门，见一女子，貌极艳丽，琦便解臂上银钗赠之。女曰：“感君来贖。”以青铜镜与琦，便尔结为伉俪。

晋义熙五年，彭城刘澄常见鬼。及为左卫司马，与将军巢营廨宇相接。澄夜相就坐语，见一小儿，赭衣，手把赤帟，团团似芙蓉花。数日，巢大遭火。

义熙七年，东阳费道思新娶得妇，相爱。妇梳头，道思戏拔银钗著户阁头。

晋义熙中，范寅为南康郡时，赣县吏说：先入山采薪，得二龟，皆如二尺盘大。薪未足，遇有两树骈生，吏以龟侧置树间，复行采伐。去龟处稍远，天雨，懒复取。后经十二年，复入山，见先龟，一者甲已枯；一者尚生，极长，树木所夹处，可厚四寸许，两头厚尺馀，如马鞍状。

义熙中，江乘聂湖忽有一板，广数尺，长二丈馀，恒停在此川溪，采菱及捕鱼者资以自济。后有数人共乘板入湖，试以刀斫，即有血出，板仍没，数人溺死。

河东贾弼之，小名翳儿，具谙究世谱。义熙中，为琅邪府参军。夜梦有一人，面皴疱，甚多须，大鼻矚目，请之曰：“爱君之貌，欲易头，可乎？”弼曰：“人各有头面，岂容此理？”明昼又梦，意甚恶之。乃于梦中许易。明朝起，自不觉，而人悉惊走藏。云：“那汉何处来？”琅邪王大惊，遣传教呼视，弼到琅邪，遥见起还内。弼取镜自看，方知怪异。因还家，家人悉惊入内，妇女走藏，云：“那得异男子？”弼坐自陈说良久，并遣人至府检问，方信。后能半面啼，半面笑，两足、手、口、各捉一笔，俱书，辞意皆美。此为异也，馀并如先。俄而安帝崩，恭帝立。

晋义熙中，羌主姚略坏洛阳阴沟取砖，得一双雄鹅，并金色，交颈长鸣，声闻九皋，养之此沟。

隆安初，陈郡殷氏为临湘令。县中一鬼，长三丈馀，跂上屋，犹垂脚至地。殷入便来，命之。每摇屏风，动窗户，病转甚。其弟观亦见，恒拔刀在侧，与言争。鬼语云：“勿为骂我，当打汝口破！”鬼忽隐形，打口流血。后遂喎偏，成残废人。

安帝隆安初，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内，忽有一物如蜥蜴。每来辄先扣户，则便有数枚，便灭灯火，儿女大小，莫不惊惧。以白郗，不信，须臾即来。至龙安二年，郗恢与殷仲堪谋议不同，下奔京师，道路遇害，并及诸子。

晋安帝隆安初，曲阿民谢盛乘船，入湖采菱。见一蛟来向船，船回避，蛟又从其后。盛便以叉杀之，惧而还家，经年无患。至元兴中，普天亢旱，盛与同旅数人，步至湖中，见先叉在地，拾取之，云：“是我叉。”人问其故，具以实对。行数步，乃得心痛，还家一宿便死。

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，为毛璩参军。至涪陵郡，暮宿在亭屋中。忽有一鬼，体上皆毛，于窗棂中执仲宗臂牵仲宗。大呼，左右来救之，鬼乃去。

晋隆安年中，颜从尝起新屋，夜梦人语云：“君何坏我冢？”明日，床前掘除之，遂见一棺材。从便为设祭，云：“今当移好处，别作小冢。”明朝，一人诣门求通，姓朱名护。列坐，乃言云：“我居四十年，昨厚赐，相感何已！今是吉日，便可出棺矣。仆巾箱中有金镜以相助。”遂以棺头举巾箱，出金镜三双赠从。

晋安帝元兴中，一人年出二十，未婚对，然目不干色，曾无秽行。尝行田，见一女甚丽，谓少年曰：“闻君自以柳李之俦，亦复有桑中之欢邪？”女便歌，少年微有动色。后复重见之，少年问姓，云：“姓苏，名琼，家在涂中。”遂要还，尽欢。从弟便突入以杖打女，即化成雌白鹄。

晋元熙中，桂阳郡有一老翁，常以钓为业。后清晨出钓，遇大鱼食饵，掣纶甚急，船人奄然俱没。家人寻丧于钓所，见

老翁及鱼并死，为钓纶所缠。鱼腹下有丹字，文曰：“我闻曾潭乐，故从檐潭来。磔死弊老翁，持钓数见欺。好食赤鲤鲙，今日得汝为。”

孙恩作逆时，吴兴纷乱，一男子避急，突入蒋侯庙。始入门，木像弯弓射之，即死。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。

诸葛长民富贵后，尝一月或数十日辄于夜眠中惊起，跳踉如与人相打状。毛修之尝与同宿，骇愕不达此意，视之良久。长民告毛：“此物奇健，非我无以制之。”毛曰：“是何物？”长民曰：“我正见一物甚黑，而手脚不分明。少日中多夕来，辄共斗，深自惊惧焉。”屋中柱及椽角间，悉见有蛇头。令人以刀悬斫，应刀隐灭，去辄复出。悉以纸裹柱桷，纸内蔌蔌如有行声。

司马休之遣文武千余人迎家，达南都，值风泊船。上岸伐薪，见聚肉有数百斤，乃割取之。还以镬煮之，汤始欲热，皆变成数千虾蟆也。

姚泓叔父大将军绍总司戎政，召胡僧问以休咎。僧乃以面为大胡饼形，径一丈，僧坐在上。先食正西，次食正北，次食正南，所馀卷而吞之。讫便起去，了无所言。是岁五月，杨盛大破姚军于清水。九月，晋师北讨，扫定颖洛，遂席卷丰镐，生禽泓焉。

安定人姓韦，北伐姚泓之时，归国至都，住亲知家。时□□扰乱，齐有客来问之，韦云：“今虽免虑，而体气憊然，未有气力。思作一羹，尤莫能得，至凄苦。”夜中眠熟，忽有扣床而来告者云：“官与君钱。”便惊，出户，见一千钱在外。又见一乌纱冠幘子执板背中而立，呼主人共视，比来已不复

见，而取钱用之。

晋末黄祖，奉亲至孝。母病笃，庭中稽顙。俄顷，天汉开明，有一老公，将小儿，持箱自通。即以两丸药赐母服之，众患顿消。因停宿。夜中厅事上有五色气际天，琴歌清好。祖往视之，坐斗帐里，四角及顶上各有一大珠，形如鹅子，明彩炫耀。翁曰：“汝入三月，可泛河而来。”依期行，见门题曰“善福门”，内有水曰“涵源池”，有芙蕖如车轮。

晋临川太守谢朓，夜中闻鼓吹声。兄藻曰：“夜者阴间，不及存，将在身后。”及死，赠长水校尉，加鼓吹。

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，尝买一长鸣鸡，爱养甚至，恒笼著窗间。鸡遂作人语，与处宗谈论，极有言致，终日不辍。处宗因此言功大进。

晋王文度镇广陵，忽见二驺，持鹄头板来召之。王大惊问驺：“我作何官？”驺云：“召作平北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。”王曰：“我已作此官，何故复召邪？”鬼云：“此人间耳，今所作是天上官也。”王大惧之。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。王寻病薨。

晋庐陵太守庞企，字子及。上祖坐事系狱，而非其罪。见蝼蛄行其左右，相谓曰：“使尔有神，能活我死，不当善乎？”因投饭与蝼蛄，食尽去。有顷复来，形体稍大，意异之。复与食，数日间其大如豚。及当行刑，蝼蛄掘壁根，为大孔，破，得从此孔出亡。后遇赦得活。

晋秘书监太原温敬林亡一年，妇柏氏，忽见林还，共寝处，不肯见子弟。兄子来见林，林小开窗出面见之。后酒醉形露，是邻家老黄狗，乃打杀之。

王仲文为河南主簿，居缑氏县。夜归，道经大泽中。顾车后有一白狗，甚可爱，便欲呼取。忽变为人形，长五六尺，状似方相，或前或却，如欲上车。仲文大怖，走至舍，捉火来视，便失所在。月馀日，仲文将奴共在路，忽复见，与奴并顿伏，俱死。

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，多就求福，遂起庙，名天神庙。庆孙有乌牛，神于空中言：“我是天神，乐卿此牛。若不与我，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。”庆孙曰：“人生有命，命不由汝。”至日，儿果死。复言：“汝不与我，至五月杀汝妇。”又不与。至时妇果死。又来言：“汝不与我，秋当杀汝。”又不与。至秋遂不死。鬼乃来谢曰：“君为人心正，方受大福。愿莫道此事，天地闻之，我罪不细。实见小鬼，得作司命度事干，见君妇儿终期，为此欺君索食耳，愿深恕亮。君禄籍年八十三，家方如意，鬼神祐助，吾亦当奴仆相事。”遂闻稽颡声。

毕修之外祖母郭氏，尝夜独寝，唤婢，应而不至，郭屡唤犹尔。后闻塌床声甚重，郭厉声呵婢，又应诺诺不至。俄见屏风上有一面，如方相。两目如升，光明一屋，手掌如簸箕，指长数寸，又挺动其耳目。郭氏道精进，一心至念，此物乃去。久之，婢辈悉来，云：“向欲应，如有物镇压之者。体轻便来。”

桓邈为汝南郡人，赍四乌鸭作礼。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，觉，忽见鸭将杀，遂救之，买肉以代，还梦，四人来谢而去。

桓恭为桓安民参军，在丹徒所住廨。床前一小陷穴，详视是古墓，棺已朽坏。桓食，常先以鲑饭投穴中，如此经年。后眠始觉，见一人在床前，云：“我终没以来，七百余年，后

绝嗣灭，烝尝莫继。君恒食见播及，感德无已。依君籍，当应为宁州刺史。”后果如言。

庾宏为竟陵王府佐，家在江陵。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，未达三里，遭劫被杀，尸流泊查口村。时岸旁有文欣者，母病，医云：“须得髑髅屑，服之即差。”欣重赏募索。有邻妇杨氏，见无患尸，因断头与欣。欣烧之，欲去皮肉，经三日夜不焦，眼角张转。欣虽异之，犹惜不弃。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，即觉骨停喉中，经七日而卒。寻而杨氏得疾，通身洪肿，形如牛马，见无患头来骂云：“善恶之报，其能免乎？”杨氏以语儿，言终而卒。

阳羨县小吏吴龛，有主人在溪南。尝以一日乘掘头舟过水，溪内忽见一五色浮石。取内床头，至夜化成一女子，自称是河伯女。

河南人赵良，与其乡人诸生至长安。及新安界，遭霖雨，粮乏，相谓曰：“尔当正饥，那得美食邪？”在后堂应时羹饭备具，两人惊愕，不敢食。有人声曰：“但食无嫌也。”明日早，两人复曰：“那复得美食？”即复在前。遂至长安，无他祸福。

成彪兄丧，哀悼结气，昼夜哭泣。兄提二升酒一盘梨就之，引酌相欢。彪问略答，彪悲咽问：“兄今在天上，福多苦多？”久弗应，肃然无言。泻馀酒著瓯中，挈罍而去。后钓于湖，经所共饮处，释纶悲感。有大鱼跳入船中，俯视诸小鱼。彪仰天号恸，俯而见之，悉放诸小鱼，大者便自出船去。

东平吕球，丰财美貌。乘船至曲阿湖，值风不得行，泊菰际。见一少女，乘船采菱，举体皆衣荷叶。因问：“姑非鬼

邪？衣服何至如此？”女则有惧色，答云：“子不闻‘荷衣兮蕙带，倏而来兮忽而逝’乎？”然有惧容，回舟理棹，逡巡而去。球遥射之，即获一獭，向者之船，皆是蘋蘩蒹藻之叶。见老母立岸侧，如有所候，望见船过，因问云：“君向来不见湖中采菱女子邪？”球云：“近在后。”寻射，复获老獭。居湖次者咸云：“湖中常有采菱女，容色过人，有时至人家，结好者甚众。”

河东常丑奴寓居章安县，以采蒲为业。将一小儿，湖边拔蒲，暮，恒宿空田舍中。时日向暝，见一女子，容姿殊美，乘一小船，载菰径前，投丑奴舍寄住。丑奴嘲之，灭火共卧，觉有腥气，又指甚短，惕然疑是魅。女已知人意，便求出户，变而为獭。

人有山行坠涧者，无出路，饥饿欲死。见龟蛇甚多，朝暮引颈向四方。人因学之，遂不饥。体殊轻便，能登岩岸。经数年后，竦身举臂，遂超出涧上，即得还家。颜色悦泽，颇更聪慧。泊食谷，啖滋味，百日复其本质。

建德民虞敬上厠，辄有一人授手内草与之，不睹其形，如此非一过。后至厠，久无送者，但闻户外斗声。窥之，正见死奴与死婢争先进草。奴适在前，婢便因后挝，由此辄两相击。食顷，敬欲出，婢奴阵势方未已，乃厉声叱之，奄如火灭。自是遂绝。

广陵韩咎字兴彦，陈敏反时，与敏弟恢战于寻阳。还营下马，觉鞭重，见有绿锦囊，中有短卷书著鞭鞘，皆不知所从来。开视之，故谷纸佛神咒经，乃世之常闻也。

武宣程羈，偏生，未被举。家常使种葱，后连理树生于

园圃。

谯郡胡馥之娶妇李氏，十馀年无子，而妇卒。哭恸，云：“竟无遗体遂伤，此酷何深！”妇忽起坐曰：“感君痛悼，我不即朽。君可瞑后见就，依平生时阴阳，当为君生一男。”语毕，还卧。馥之如言，不取灯烛，暗而就之交接。后叹曰：“亡人亦无生理。可别作屋见置，瞻视满十月，然后殓。”尔来觉妇身微暖，如未亡。既及十月，果生一男，男名灵产。

王伯阳亡，其子营墓，得三漆棺，移置南冈。夜梦鲁肃瞋云：“当杀汝父！”寻复梦见伯阳云：“鲁肃与弟争墓。”后于坐褥上见数升血，疑鲁肃杀之故也。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。

海陵民黄寻，先居家单贫。尝因大风雨，散钱飞至其家，来触篱援，误落在馥处，皆拾而得之。寻后巨富，钱至数十万，遂擅名于江表。

馥杭人沈纵，家素贫，与父同入山。还，未至家，见一人左右导从四百许，前车辐重，马鞭夹道，卤簿如二千石。遥见纵父子，便唤住，就纵手中然火。纵因问：“是何贵人？”答曰：“是斗山王，在馥杭南。”纵知是神，叩头云：“愿见祐助！”后入山得一玉枕。从此所向如意，田蚕并收，家遂富。

项县民姚牛，年十馀岁。父为乡人所杀，牛常卖衣物市刀戟，图欲报仇。后在县署前相遇，手刃之于众中。吏捕得，官长深矜孝节，为推迁其事，会赦得免。又为州郡论救，遂得无他。令后出猎，逐鹿入草中，有古深阱数处，马将趣之。忽见一公，举杖击马，马惊避，不得及鹿。令怒，引弓将射之。公曰：“此中有阱，恐君堕耳！”令曰：“汝为何人？”翁跪曰：“民姚牛父也，感君活牛，故来谢恩。”因灭不见。令

身感冥事，在官数年，多惠于民。

吴县费升为九里亭吏，向暮，见一女从郭中来，素衣，哭，入埭，向一新冢哭。日暮，不得入门，便寄亭宿。升作酒食，至夜，升弹琵琶令歌，女云：“有丧仪，勿笑人也。”歌音甚媚，云：“精气感冥昧，所降若有缘。嗟我遘良契，寄忻霄梦间。”中曲云：“成公从仪起，兰香降张硕。苟云冥分结，缠绵在今夕。”下曲云：“伫我风云会，正俟今夕游。神交虽未久，中心已绸缪。”寝处向明，升去，顾谓曰：“且至御亭。”女便惊怖。猎人至，郡狗入屋，于床咬死，成大狸。

代郡界，有一亭，常有怪，不可诣止。有诸生壮勇，行歌止宿，亭吏止之。诸生曰：“我自能消此。”乃住宿食。至夜，鬼吹五孔笛，有一手，都不能得摄笛。诸生不耐，忽便笑谓：“汝止有一手，那得遍笛？我为汝吹来。”鬼云：“卿为我少指邪？”乃引手，即有数十指出。诸生知其可击，拔剑斫之，得一老雄鸡，从者并鸡雏耳。

一士人姓王，坐斋中。有一人通刺诣之，题刺云舒甄仲。既去，疑非人，寻刺，曰：是予舍西土瓦中人。令掘之，果于瓦器中得一铜人，长尺馀。

襄阳城南有秦民，为性至孝，亲没，泣血三年。人有其咏《蓼莪》诗者，民间其义，涕泗不自胜。

寻阳参军梦一妇人，前跪自称：“先葬近水淹没，诚能见救，虽不能富贵，可令君薄免祸。”参军答曰：“何以为志？”妇人曰：“君见渚边上有鱼钗，即我也。”参军明旦觅，果见一毁坟，其上有钗，移置高燥处。却十馀日，参军行至东桥，牛奔直趋水，垂堕，忽转，正得无恙也。

清河崔茂伯女，结婚裴氏，克期未至，女暴亡。提一金罍，受二升许，径到裴床前立，以罍赠裴。

宏农徐俭家，有一远来客寄宿。有马一匹，中夜惊跳。客不安，骑马而去。一物长丈馀，来逐马后，客射之，闻如中木声。明日寻昨路，见箭著一碓栅。

刘松在家，忽见一鬼，拔剑斫之。鬼走，松起逐。见鬼在高山岩石上卧，乃往逼突。群鬼争走，遗置药杵臼及所馀药，因将还家。松为人合药时，临熟取一撮经此臼者，无不效验。

曲阿有一人，忘姓名，从京还，逼暮不得至家。遇雨，宿广屋中。雨止月朗，遥见一女子，来至屋檐下。便有悲叹之音，乃解腰中绁绳，悬屋角自绞。又觉屋檐上如有人牵绳绞。此人密以刀斫绁绳，又斫屋上，见一鬼西走。向曙，女气方苏，能语：“家在前。”持此人将归，向女父母说其事。或是天运使然，因以女嫁与为妻。

爰琮为新安太守，郡南界有刻石，爰至其下宴。忽有人得剪刀于石下者，众咸异之。琮问主簿，主簿对曰：“昔吴长沙桓王尝饮饯孙洲，父老云：‘此洲狭而长，君尝为长沙乎？’果应。夫三刀为州，得交刀，君亦当交州。”后果交州。

有一伧小儿，放牛野中，伴辈数人。见一鬼，依诸丛草间，处处设网，欲以捕人。设网后未竟，伧小儿窃取前网，仍以罨之，即缚得鬼。

琅邪诸葛氏兄弟二人，寓居晋陵，家甚贫耗，常假乞自给。谷在圖中，计日月未应尽，而早以空罄。始者故谓是家中相窃盗，故复封检题识，而耗如初。后有宿客远来，际夕，

至巷口，见数人担谷从门出，客借问：“诸葛在不？”答云：“悉在。”客进，语讫，因问：“卿何得大柴担？”主人云：“告乞少谷欲充口，云何复得柴之？”客云：“我向来逢见数人，担谷从门出。若不柴者，为是何事？”主人兄弟相视，窃自疑怪。试入看，封题俨然如故。试开圖量视，即无十许斛，知前后所失，非人为之也。

河南阳起，字圣卿，少时病疟，逃于社中，得《素书》一卷，谴劾百鬼法，所劾辄效。为日南太守。母至厕上，见鬼，头长数尺，以告圣卿。圣卿曰：“此肃霜之神。”劾之出来，变形如奴。送书京师，朝发暮反，作使当千人之力。有与忿恚者，圣卿遣神夜往，趋其床头，持两手，张目正赤，吐舌柱地，其人怖几死。

刘斌在吴郡时，娄县有一女，忽夜乘风雨，恍忽至郡城内。自觉去家止一炊顷，衣不沾濡。晓在门上，求通言：“我天使也，府君宜起迎我，当大富贵。不尔，必有凶祸。”刘问所来，亦不知。目后二十许日，刘果诛。

护军琅邪王华，有一牛，甚快，常乘之，齿已长。华后梦牛语之曰：“衰老不复堪苦载，载二人尚可，过此必死。”华谓偶尔梦。与三人同载还府，此牛果死。

吴兴戴眇家僮客姓王，有少妇，美色，而眇中弟恒往就之。客私怀忿怒，具以白眇：“中郎作此，甚为无礼，愿遵敕语。”眇以问弟，弟大骂曰：“何缘有此？必是妖鬼。敕令扑杀。”客初犹不敢约厉分明，后来闭户欲缚，便变成大狸，从窗中出。

巴东有道士，忘其姓名。事道精进，入屋烧香。忽有风

雨至，家人见一白鹭从屋中飞出。雨住，遂失道士所在。

会稽谢祖之妇，初育一男，又生一蛇，长二尺许，便径出门去。后数十年，妇以老终。祖忽闻西北有风雨之声，顷之，见一蛇，长十数丈，腹可十馀围，入户造灵座。因至柩所，绕数匝，以头打柩，目血泪俱出，良久而去。

会稽郡吏鄮县薛重，得假还家。夜，户闭，闻妻床上有丈夫鼾声。唤妻，妻从床上出，未及开户，重持刀便逆问妻曰：“醉人是谁？”妻大惊愕，因苦自申明，实无人意。重家唯有一户，搜索，了无所见。见一大蛇，隐在床脚，酒臭，重便斩蛇寸断，掷于后沟。经数日，而妇死。又数日，而重卒。经三日复生，说始死时，有神人将重到一官府，见官寮，问：“何以杀人？”重曰：“实不曾行凶。”曰：“寸断掷在后沟，此是何物？”重曰：“此是蛇，非人。”府君愕然而悟曰：“我常用为神，而敢淫人妇，又妄讼人。敕左右召来！”吏卒乃领一人来，著平巾帻，具诘其淫妻之过，将付狱。重乃令人送还。

曲阿虞晚所居宅内，有一皂荚，大十馀围，高十馀丈，枝条扶疏，阴覆数家，诸鸟依其上。晚令奴斫上枝，因坠殆死。空中有骂者曰：“虞晚，汝何意伐我家居？”便以瓦石掷之，大小并委顿。如此二年，渐消灭。

虞晚家有皂荚树，有神。隔路有大榆树，古传曰：是雌雄。晚被斫，此树枯死。

太原王仲德，年少时遭乱，避胡贼，绝粒三日，草中卧。忽有人扶其头，呼云：“可起啖枣。”王便寤。瞥见一小儿，长四尺，即隐。乃有一囊干枣在前，啖之，小有气力，便起。

安定人周敬，种瓜时亢旱，鬼为槌水浇瓜，瓜大滋繁。问

姓名，不答。还白父：“尝有惠于人否？”父曰：“西郭樊营，先作郡吏，偿官数百斛米，我时以百斛助之。其人已死。”

有人家甚富，止有一男，宠恣过常。游市，见一女子美丽，卖胡粉，爱之，无由自达。乃托买粉，日往市，得粉便去，初无所言。积渐久，女深疑之。明日复来，问曰：“君买此粉，将欲何施？”答曰：“意相爱乐，不敢自达。然恒欲相见，故假此以观姿耳！”女怅然有感，遂相许以私，克以明夕。其夜，安寝堂屋，以俟女来。薄暮，果到，男不胜其悦，把臂曰：“宿愿始伸于此！”欢踊遂死。女惶惧，不知所以。因遁去，明还粉店。至食时，父母怪男不起，往视，已死矣。当就殓敛。发篋笥中，见百馀裹胡粉，大小一积。其母曰：“杀吾儿者，必此粉也。”入市遍买胡粉，次此女，比之，手迹如先，遂执问女曰：“何杀我儿？”女闻呜咽，具以实陈。父母不信，遂以诉官。女曰：“妾岂复吝死？乞一临尸尽哀！”县令许焉。径往，抚之恸哭，曰：“不幸致此，若死魂而灵，复何恨哉？”男豁然更生，具说情状，遂为夫妇，子孙繁茂。

许攸梦乌衣吏奉漆案，案上有六封文书。拜跪曰：“府君当为北斗君，明年七月。”复有一案，四封文书云：“陈康为主簿。”觉后，康至，曰：“今来当谒。”攸闻益惧，问康曰：“我作道师，死不过作社公。今日得北斗，主簿余为忝矣！”明年七月，二人同日而死。

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，梦一女人，年十八九岁，言：“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，不幸早亡。亡来四年，为鬼所枉杀。按生策，乃寿至八十馀。今听我更生，还为君妻，能见聘否？”马子掘开棺视之，其女已活，遂为夫妇。

京口有徐郎者，家甚褴褛，常于江边拾流柴。忽见江中连船盖川而来，径回入浦，对徐而泊，遣使往云：“天女今当为徐郎妻。”徐入屋角，隐藏不出。母兄妹劝励强出。未至舫，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。水芬香，非世常有，赠以缁绡之衣。徐唯恐惧，累膝床端，夜无酬，接之礼。女然后发遣，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。家大小怨情煎骂，遂懊叹卒。

侯官县常有阁下神，岁终，诸吏杀牛祀之。沛郡武曾作令断之，经一年，曾迁作建威参军。神夜来问曾：“何以不还食？”声色极恶，甚相谴责。诸吏便于道中买牛，共谢之，此神乃去。

甄冲，字叔让，中山人，为云社令，来至惠怀县。忽有一人来通云：“社郎须臾便至。”年少，容貌美净。既坐，寒温云：“大人见使，贪慕高援，欲以妹与君婚，故来宣此意。”甄愕然曰：“仆长大，且已有家，何缘此理？”社郎复云：“仆妹年少，且令色少双，必欲得佳对，云何见拒？”甄曰：“仆老翁，见有妇，岂容违越？”相与反覆数过，甄殊无动意。社郎有恚色，云：“大人当自来，恐不得违尔。”既去，便见两岸上有人，著帻，捉马鞭，罗列相随，行从甚多。社公寻至，卤簿导从如方伯，乘马舆，青幢赤络，覆车数乘。女郎乘四望车，锦步障数十张，婢十八人，来车前。衣服文彩，所未尝见。便于甄旁边岸上张幔屋，舒荐席。社公下，隐膝几，坐白旃坐褥。玉唾壶，以玳瑁为手巾笼，捉白麈尾。女郎却在东岸，黄门白拂夹车立，婢子在前。社公引佐吏，令前坐，当六十人。命作乐，器悉如琉璃。社公谓甄曰：“仆有陋女，情所钟爱。以君体德令茂，贪结亲援，因遣小儿已具宣此旨。”

甄曰：“仆既老悴，已有家室，儿子且大，虽贪贵聘，不敢闻命。”社公复云：“仆女年始二十，姿色淑令，四德克备。今在岸上，勿复为烦，但当成礼耳！”甄拒之转苦，谓是邪魅，便拔刀横膝上，以死拒之，不复与语。社公大怒，便令呼三斑两虎来，张口正赤，号呼裂地，径跳上，如此者数十次。相守至天明，无如之何，便去。留一牵车。将从数十人，欲以迎甄，甄便移惠怀上县中住。所迎车及人至门，中有一人，著单衣帻，向之揖，于此便住，不得前。甄停十馀日，方敢去。故见二人著帻、捉马鞭随至家。至家少日，而妇病遂亡。

秣陵人赵伯伦曾往襄阳，船人以猪豕为祷，及祭，但豚肩而已。尔夕，伦等梦见一翁一姥，鬓首苍素，皆著布衣，手持桡楫，怒之。明发，辄触沙冲石，皆非人力所禁。更施厚饌，即获流通。

桂阳人李经，与朱平带戟逐焉。行百馀步，忽见一鬼，长丈馀，止之曰：“李经有命，岂可杀之？无为，必伤汝手。”平乘醉直往经家，鬼亦随之。平既见经，方欲奋刃，忽屹然不动，如被执缚，果伤左手指焉。遂立庭间，至暮，乃醒而去。鬼曰：“我先语汝，云何不从？”言终而灭。

剡县胡章与上虞管双喜好干戈。双死后，章梦见之，跃刃戏其前，觉，甚不乐。明日，以符帖壁。章欲近行，已泛舟理楫，忽见双来，攀留之云：“夫人相知，情贯千载。昨夜就卿戏，值眠，吾即去，今何故以符相厌？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，我畏符乎！”

吴中人姓顾，往田舍。昼行去舍十馀里，但闻西北隐隐。因举首，见四五百人，皆赤衣，长二丈，倏忽而至，三重围

之。顾气奄奄不通，辗转不得。且至晡，围不解，口不得语，心呼北斗。又食顷，鬼相谓曰：“彼正心在神，可舍去。”豁如雾除。顾归舍，疲极卧。其夕，户前一处，火甚盛而不然，鬼纷纭相就，或往或来，呼顾谈，或入去其被，或上头，而轻如鸿毛。开晨失。

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，从兄兴伯少来见鬼，但辞论不能相屈。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，云“有杀鬼在东篱上。”道锡便笑问其处，牵兴伯俱去，捉大刀，欲斫之。兴伯在后唤云：“鬼击汝！”道锡未及鬼处，便闻如有大仗声，道锡因倒地，经宿乃醒，一月日都差。兴伯复云：“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，形尚孺，长必害人。”康祖不信，问在树高下，指处分明。经十馀日，是月晦夕，道锡逃暗中，以戟刺鬼所住便还，人无知者。明日，兴伯早来，忽惊曰：“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？殆死，都不能复动，死亦当不久。”康祖大笑。

邺县故尉赵吉，常在田陌间。昔日有一赛人死，埋在陌边。后二十余年，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外。远方人行十馀步，忽作蹇，赵怪问其故，远人笑曰：“前有一蹇鬼，故效以戏耳！”

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，死经一年，忽形见还家。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，云天曹许以暂归。言及将离语，便流涕问讯乡里，备有情焉。敕儿曰：“吾去人间，便已一周。思睹桑梓。”命儿同观乡闻。行经邓艾庙，令烧之。儿大惊曰：“艾生时为征东将军，没而有灵，百姓祠以祈福，奈何焚之？”怒曰：“艾今在尚方摩铠，十指垂掘，岂其有神？”因云：“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，桓温为卒，同在地狱。此等并困剧理尽，安能为人损益？汝欲求多福者，正当恭顺尽忠孝，无恚怒，便

善流无极。”又令可录指爪甲，死后可以赎罪。又使高作户限，鬼来入人室，记人罪过，越限拨脚，则忘事矣。

广陵刘青松晨起，见一人著公服，赍板云：“召为鲁郡太守。”言讫便去。去后，亦不复见。至来日，复至曰：“君便应到职。”青松知必死，告妻子处分家事，沐浴。至晡，见车马，吏侍左右。青松奄忽而绝。家人咸见其升车，南出，百馀步渐高而没。

豫章太守贾雍有神术，出界讨贼，为贼所杀，失头，上马回营，胸中语曰：“战不利，为贼所伤，诸君视有头佳乎？无头佳乎？”吏涕泣曰：“有头佳。”雍云：“不然，无头亦佳。”言毕遂死。

吕顺丧妇，更娶妻之从妹，因作三墓，构累垂就，辄无成。一日，顺昼卧，见其妇来，就同衾，体冷如冰，顺以死生之隔语使去。后妇又见其妹，怒曰：“天下男子独何限，汝乃与我共一婿！作冢不成，我使然也。”俄而，夫妇俱殁。

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。矩至长沙，见一人长丈馀，著白布单衣，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：“过我！”矩省奏，为杜灵之，入船共语，称叙希阔。矩问：“君京兆人，何时发来？”答矩：“朝发。”矩怪问之，杜曰：“天上京兆，身是鬼，见使来诣君耳！”矩大惧。因求纸笔，曰：“君必不解天上书。”乃更作，折卷之，从矩求一小箱盛之，封付矩曰：“君今无开，比到广州，可视耳。”矩到数月，悁悒，乃开视。书云：“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。”矩意大恶，因疾卒。

马仲叔、王志都并辽东人也，相知至厚。叔先亡，后年，忽形见，调曰：“吾不幸早亡，心恒相念。念卿无妇，当为卿

得妇。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，但扫除设床席待之。”至日，都密扫除施設。天忽大风，白日昼昏。向暮，风止。寝室中忽有红帐自施，发视其中，床上有一妇，花媚庄严，卧床上，才能气息。中表内外惊怖，无敢近者。唯都得往。须臾，便苏起坐，都问：“卿是谁？”妇曰：“我河南人，父为清河太守，临当见嫁，不知何由，忽然在此。”都具语其意。妇曰：“天应令我为君妻。”遂成夫妇。往诣其家，大喜，亦以为天相与也。遂与之生一男，后为南郡太守。

会稽贺思令善弹琴，尝夜在月中坐，临风抚奏。忽有一人，形器甚伟，著械，有惨色。至其中庭称善，便与共语。自云是嵇中散，谓贺云：“卿下手极快，但于古法未合。”因授以《广陵散》。贺因得之，于今不绝。

巨鹿有庞阿者，美容仪。同郡石氏有女，曾内睹阿，心悦之。未几，阿见此女来诣阿，阿妻极妒，闻之，使婢缚之，送还石家，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。婢乃直诣石家，说此事。石氏之父大惊，曰：“我女都不出门，岂可毁谤如此？”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。居一夜，方值女在斋中，乃自拘执以诣石氏。石氏父见之，愕眙曰：“我适从内来，见女与母共作，何得在此？”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，向所缚者，奄然灭焉。父疑有异，故遣其母诘之。女曰：“昔年庞阿来厅中，曾窃视之。自尔仿佛即梦诣阿，及入户，即为妻所缚。”石曰：“天下遂有如此奇事！”夫精神所感，灵神为之冥著，灭者，盖其魂神也。既而女誓心不嫁。经年，阿妻忽得邪病，医药无征，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。

会稽国司理令朱宗之，常见亡人殡，去头三尺许，有一

青物，状如覆瓮。人或当其处则灭，人去随复见，凡尸头无不有此青物者。又云，人殓时，鬼无不暂还临之。

新野庾谨母病，兄弟三人，悉在侍疾。忽闻床前狗斗，声非常。举家共视，了不见狗，只见一死人头在地。犹有血，两眼尚动。其家怖惧，夜持出，于后园中埋之。明旦视之，出在土上，两眼犹尔。即又埋之，后旦已复出。乃以砖著头，令埋之，不复出。后数日，其母遂亡。

东阳丁諲出郭，于方山亭宿。亭渚有刘散骑遭母丧，于京葬还。夜中，忽有一妇自通云：“刘郎患疮，闻参军能治，故来耳。”諲使前，姿形端媚，从婢数人。命仆具肴馔，酒酣，叹曰：“今夕之会，令人无复贞白之操。”丁云：“女郎盛德，岂顾老夫？”便令婢取琵琶弹之，歌曰：“久闻所重名，今遇方山亭。肌体虽朽老，故是悦人情。”放琵琶上膝，抱头又歌曰：“女形虽薄贱，愿得忻作媼。缱绻观良觌，千载结同契。”声气婉媚，令人绝倒。便令灭火，共展好情。比晓，忽不见。吏云：“此亭旧有妖魅。”

京兆董奇，庭前有大树，阴映甚佳。后霖雨，奇独在家乡，有小吏言云：“承云府君来。”乃见承云，著通天冠，长八尺，自称为方伯，“某第三子有隗才，方当与君周旋。”明日，觉树下有异，每晡后无人，辄有一少年，就奇语戏，或命取饮食。如是半年，奇气强壮，一门无疾。奇后适下墅，其仆客三人送护，言：“树材可用，欲货之，郎常不听，今试共斩斫之。”奇遂许之。神亦自尔绝矣。

清河郡太守至，前后辄死。新太守到，如厕，有人长三尺，冠帻皂服，云：“府君某日死。”太守不应，意甚不乐，催

使吏为作主人，外颇怪。其日日中，如厕，复见前所见人，言：“府君今日中当死。”三言，亦不应。乃言：“府君当道而不道，鼠为死。”乃顿仆地，大如豚。郡内遂安。

上虞魏虔祖婢，名皮纳，有色，徐密乐之。鼠乃托为其形而就密宿。密心疑之，以手摩其四体，便觉缩小，因他为鼠而走。

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，歌吟不恒。常空中与数人言笑。或云：“当再取谁女？”复一人云：“家已多。”后夜，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馥之家。馥之拔刀出后户，见一人黑色，大骂曰：“我湖长，来诣汝，而欲杀我？”即唤：“群伴何不助余邪？”馥之即奋刀乱砍，得一大鼯及狸。

江淮有妇人，为性多欲，存想不舍日夜。尝醉，旦起，见屋后二少童，甚鲜洁，如宫小吏者。妇因欲抱持，忽成扫帚，取而焚之。

东魏徐，忘名，还作本郡，卒，墓在东安灵山。墓先为人所发，棺柩已毁。谢玄在彭城，将有齐郡司马隆，弟进，及安东王箱，等。共取坏棺，分以作车。少时，三人悉见患，更相注连，凶祸不已。箱母灵语子孙云：“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，隆等死亡丧破，皆由此也。”

秦高平李羨家奴健，至石头冈，忽见一人云：“妇与人通情，遂为所杀，欲报仇，岂能见助？”奴用其言，果见人来。鬼便捉头，奴换与手，即时倒地，还半路，便死。鬼以千钱一匹青绞纁袍与奴，嘱云：“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，君可自著，勿卖也。”

宋初，义兴周超，为谢晦司马在江陵。妻许氏在家，遥

见屋里月光一死人头在地，血流甚多，大惊，怪即便失去。后超被法。

宋永初三年，吴郡张缝家，忽有一鬼，云：“汝分我食，当相祐助。”便与鬼食，舒席著地，以饭布席上，肉酒五肴。如是，鬼得便，不复犯暴人。后为作食，因以刀斫其所食处，便闻数十人哭，哭亦甚悲，云：“死何由得棺材？”又闻云：“主人家有梓船，奴甚爱惜，当取以为棺。”见担船至，有斧锯声。治船既竟，闻呼唤“举尸著棺中，缝眼不见，唯闻处分，不闻下钉声，便见船渐渐升空，入云霄中。久久灭，从空中落，船破成百片。便闻如有百数人大笑，云：“汝那能杀我？我当为汝所困者邪？但知恶心，我憎汝状，故破船坏耳。”缝便回意奉事此鬼。问吉凶及将来之计，语缝曰：“汝可以大瓮著壁角中，我当为觅物也。”十日一倒，有钱及金银铜铁鱼腥之属。

宋高祖永初中，张春为武昌太守时，人有嫁女，未及升车，忽便失性。出外，殴击人乘云：“已不乐嫁俗人。”巫云是邪魅，乃将女至江际，击鼓，以术祝治疗。春以为欺惑百姓，刻期须得妖魅。后有一青蛇来到巫所，即以大钉钉头。至日中，复见大龟从江来，代前。更以赤朱书背作符，更遣去入江。至暮，有大白鼃从江中出，乍沉乍浮，向龟随后催逼。鼃自分死，冒未先入幔与女辞诀。女恸哭云：“失其姻好。”自此渐差。或问巫曰：“魅者归于何物？”巫云：“蛇是传通，龟是媒人，鼃是其对。所获三物，悉是魅。”春始知灵验。

宋初，淮南郡有物髡人发。太守朱诞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多置糲以涂壁。夕有数蝙蝠，大如鸡，集其上。不得去，杀之

乃绝。屋檐下，已有数百人头髻。

有贵人亡后，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，如平生。奉先问：“还有情色乎？”答云：某日至其家问婢。后觉，问其婢，云：“此日魇梦郎君来。”

徐羨之为王雄少傅主簿，梦父祚之谓曰：“汝从今已后，勿渡朱雀桁，当贵。”羨之后行半桁，忆先人梦，回马，而以此除主簿。后果为宰相。

吴郡张茂度在益州时，忽有人道朝廷诛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三人，遂传之纷纭。张推问道：“造言之主，何由言此？”答曰：“实无所承，恍忽不知言之耳！”张鞭之，传者遂息。后乃验。

景平元年，曲阿有一人病死，见父于天上。父谓曰：“汝算录正余八年，若此限竟，死便入罪谪中。吾比欲安处汝，职局无缺者，惟有雷公缺。当启以补其职。”即奏按入内，便得充此任。令至辽东行雨，乘露车，中有水，东西灌洒。未至，于中路复被符至辽西。事毕还，见父，苦求还，云：“不乐处职。”父遣去，遂得苏活。

元嘉初，散骑常侍刘俊家在丹阳郡。后尝闲居，而天大骤雨。见门前有三小儿，皆可六七岁，相牵狡狴，而并不沾濡。俊疑非人。俄见共争一瓠壶子，俊引弹弹之，正中壶，霍然不见。俊得壶，因挂阁边。明日，有一妇人入门，执壶而泣，俊问之，对曰：“此是小儿物，不知何由在此？”俊具语所以，妇持壶埋儿墓前。间一日，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，举之，笑语俊曰：“阿依已复得壶矣。”言终而隐。

元嘉九年，征北参军明裔之有一从者，夜眠，大魇。裔

之自往唤之，顷间不能应。又失其头髻，三日乃寤，说云：“被三人捉足，一人髻之。忽梦见一道人，以丸药与之，如桐子。令以水服之。”及寤，手中有药，服之遂瘥。

元嘉九年，南阳乐遐尝在内坐。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，甚急，半夜乃止，殊自惊惧。后数日，妇屋后还，忽举体衣服总是血，未一月，而夫妇相继病卒。

元嘉中，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，乘车出行。闻其前铮铮有声，见一辆车当路，而余人不见，至州遂亡。

元嘉中，益州刺史吉翰迁为南徐州。先于蜀中载一青牛，下常自乘，恒于目前养视。翰遭疾多日，牛亦不肯食。及亡，牛流涕滂沱。吉氏丧未还都，先遣驱牛向毛。牛不肯行。知其异，即待丧。丧既下船，便随去。

吉米翰从弟名礪石，先作檀道济参军。尝病，因见人著朱衣，前来揖云：“特来将迎。”礪石厚为施設求免，鬼曰：“感君延接，当为少停。”乃不复见。礪石渐差。后丁艰，还寿阳，复见鬼，曰：“迎使寻至，君便可束装。”礪石曰：“君前已留怀，今复得见慰否？”鬼曰：“前召欲相使役，故停耳。今泰山屈君为主簿，又使随至，不可辞也。”便见车马传教，油戟罗列于前。指示家人，家人莫见也。礪石介书呼亲友告别，语笑之中，便奄然而尽。

赵泰，字文和，清河贝邱人。公府辟不就，精进典籍，乡党称名。年三十五，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，忽心痛而死，心上微暖，身体屈伸。停尸十日，气从咽喉如雷鸣，眼开，索水饮，饮讫便起。说初死时，有二人乘黄马，从兵二人，但言捉将去。二人扶两腋东行，不知几里，便见大城如

锡铁崔嵬。从城西门入，见官府舍，有二重黑门，数十梁瓦屋。男女当五六十，主吏著皂单衫，将泰名在第三十。须臾将入，府君西坐，断勘姓名。复将南入黑门，一人绛衣，坐大屋下，以次呼名前，问生时所行事，有何罪故，行何功德，作何善行。言者各各不同。主者言：“许汝等辞。恒遣六部都录使者，常在人间疏记人所作善恶，以相检校。人死有三恶道，杀生祷祠最重。奉佛持五戒十善，慈心布施，生在福舍，安稳无为。”泰答：“一无所为，永不犯恶。”断问都竟，使为水官监作吏，将千余人，接沙著岸上。昼夜勤苦，啼泣悔言：“生时不作善，今堕在此处。”后转水官都督，总知诸狱事。给马，东到地狱按行。复到泥犁地狱，男子六千人，有火树，纵广五十余步，高千丈，四边皆有剑，树上然火，其下十十五五，堕火剑上，贯其身体。云：“此人咒咀骂詈，夺人财物，假伤良善。”泰见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。见二人赍文书来，敕狱吏，言“有三人，其家事佛，为有寺中悬幡盖，烧香，转《法华经》，咒愿救解生时罪过，出就福舍。”已见自然衣服，往诣一门，云“开光大舍”。有三重门，皆白壁赤柱。此三人即入门，见大殿珍宝耀日，堂前有二师子并伏，负一金玉床，云名“师子之座”。见一大人，身可长丈余，姿颜金色，项有白光，坐此床上。沙门立侍甚众，四座名“真人菩萨”。见泰山府君来作礼，泰问吏：“何人？”吏曰：“此名佛，天上天下，度人之师。”便闻佛言：“今欲度此恶道中及诸地狱中人，皆令出。”应时云有万九千人，一时得出地狱。即时见呼十八，当上生天，有车马迎之，升虚空而去。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里，名为“受变形城”。云生来不闻道法，而地狱考治已毕者，

当于此城更受变报。入北门，见数千百土屋，中央有瓦屋，广五十馀步，下有五百馀吏，对录人名作善恶事状，受所变身形之路，各从其所趋去：杀生者当作蜉蝣虫，朝生夕死；若为人，常短命。偷盗者作猪羊，身屠，肉偿人。淫逸者作鹄鹜蛇身。恶舌者作鸱鸢鸺鹠恶声，人闻皆咒令死。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。大屋下有地房北向，一户南向。呼从北户，又出南户者，皆变身形作鸟兽。又见一城，纵广百里，其中瓦屋，安居快乐。云生时不作恶，亦不为善，当在鬼趣，千岁得出为人。又见一城，广有五千馀步，名为“地中”。罚谪者不堪苦痛。男女五六万，皆裸形无服，饥困相扶。见泰，叩头啼哭。泰按行毕还，主者问：“地狱如法否？卿无罪，故相挽为水官都督。不尔，与狱中人无异。”泰问：“人生何以为乐？”主者言：“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。”又问：“未奉佛时，罪过山积，今奉佛法，其过得除否？”曰：“皆除。”主者又召都录使者，问：“赵泰何故死？”来使开滕检年纪之籍，云：“有算三十年，横为恶鬼所取，今遣还家。”由是大小发意奉佛，为祖、父母及弟悬幡盖、诵《法华经》作福也。

蔡廓作豫章郡，水发。大儿始迎妇，在渚次。儿欲渡妇船，衣挂船头，遂堕水，即没。徐羨之作扬州，登敕两岸，厚赏渔人及昆仑，共寻觅，至二更不得。妇哀泣之间，仿佛如梦闻婿告之曰：“吾今在卿船下。”以告婢，婢白之，令水工没觅，果见坐在船下。初出水，颜色如平生。

宋永兴县吏钟道，得重病初差，情欲倍常。先乐白鹤墟中女子，至是犹存想焉。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，即与燕好。是后数至。道曰：“吾甚欲鸡舌香。”女曰：“何难。”乃掏香满

手以授道，道邀女同含咀之。女曰：“我气素芳，不假此。”女子出户，狗忽见随。咋杀之，乃是老獭，口香即獭粪，顿觉臭秽。

近世有人，得一个给使，频求还家，未遂。后日久，此吏在南窗下眠，此人见门中有一妇人，年五六十，肥大，行步艰难。吏眠失覆，妇人至床边取被以覆之，回复出门去。吏转侧衣落，妇人复如初。此人心怪。明问吏以何事求归。吏云：“母病。”次问状貌及年，皆如所见，唯云形瘦不同。又问：“母何患？”答云：“病肿。”而即与吏假，使出，便得家信，云母丧。追计所见之肥，乃是其肿状也。

焦湖庙祝有柏枕，三十余年，枕后一小坼孔。县民汤林行贾，经庙祈福，祝曰：“君婚姻未？可就枕坼边。”令林入坼内，见朱门、琼宫、瑶台，胜于世见。赵太尉为林婚，育子六人，四男二女，选林秘书郎，俄迁黄门郎。林在枕中，永无思归之怀，遂遭违忤之事。祝令林出外间，遂见向枕，谓枕内历年载，而实俄忽之间矣。

宋时余杭县南有上湖，湖中央作塘。有一人乘马看戏，将三四人至岑村，饮酒小醉，暮还。时炎热，因下马入水中，枕石眠。马断辔走归，从人悉追马，至暮不返。眠觉，日已向晡，不见人马，见一妇来，年可十六七，云：“女郎再拜，日既向暮，此间大可畏，君作何计？”问：“女郎姓何？那得忽相闻？”复有一年少，年可十三四，甚了了，乘新车，车后二十人。至，呼上车云：“大人暂欲相见。”因回车而去。道中骆驿把火，寻见城郭邑居，至便入城。进厅事，上有信幡，题云“河泊”。俄见一人，年三十许，颜容如画，侍卫繁多。相

对欣然。敕行酒炙。云：“仆有小女，颇聪明，欲以给君箕帚。”此人知神，敬畏不敢拒逆。便敕备办，令就郎中婚。承白已办。送丝布单衣及纱袷、绢裙、纱衫、襦、履、屐，皆精好。又给十小吏，青衣数十人。妇年可十八九，姿宫婉媚，便成礼。三日后，大会客。拜阁，四日，云：“礼既有限，当发遣去。”妇以金瓿、麝香囊与婿别，涕泣而分。又与钱十万，药方三卷，云：“可以施功布德”复云：“十年当相迎。”此人归家，遂不肯别婚，辞亲出家作道人。所得三卷方者，一卷脉经，一卷汤方，一卷丸方。周行救疗，皆致神验。后母老迈，兄丧，因还婚宦。

宋有一国，与罗刹相近。罗刹数入境，食人无度。王与罗刹约言：自今以后，国中人家，各专一日，当分送往，勿复枉杀。有奉佛家，唯有一子，始年十岁，次当充行。舍别之际，父母哀号，便至心念佛。以佛威神力，大鬼不得近。明日，见子尚在，欢喜同归。于兹遂绝。国人嘉庆慕焉。

安侯世高者，安息国王子。与大长者子共出家，学道舍卫城中。值王不称，大长者子辄恚，世高恒呵戒之。周旋二十八年，云当至广州。值乱，有一人逢高，唾手拔刀曰：“真得汝矣！”高大笑曰：“我夙命负对，故远来相偿。”遂杀之。有一少年云：“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，受害无难色，将是神人乎？”众皆骇笑。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，复为王子，名高。安侯年二十，复辞王学道。十数年，语同学云：“当诣会稽毕对。”过庐山，访知识，遂过广州。见年少尚在，径投其家，与说昔事，大欣喜，便随至会稽。过嵇山庙，呼神共语。庙神蟒形，身長数丈，泪出。世高向之语，蟒便去，世高亦还

船。有一少年上船，长跪前受咒愿，因遂不见。广州客曰：“向少年即庙神，得离恶形矣。”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。后庙祝闻有臭气，见大蟒死，庙从此神歇。前至会稽，入市门，值有相打者，误中世高头，即卒。广州客遂事佛精进。

有新死鬼，形疲瘦顿。忽见生时友人，死及二十年，肥健，相问讯。曰：“卿那尔？”曰：“吾饥饿殆不自任，卿知诸方便，故当以法见教。”友鬼云：“此甚易耳。但为人作怪，人必大怖，当与卿食。”新鬼往入大墟东头，有一家奉佛精进，屋西厢有磨，鬼就捱此磨，如人推法。此家主语子弟曰：“佛怜我家贫，令鬼推磨。”乃犂麦与之。至夕，磨数斛，疲顿乃去。遂骂友鬼：“卿那诳我？”又曰：“但复去，自当得也。”复从墟西头入一家，家奉道，门傍有碓，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。此人言：“昨日鬼助某甲，今复来助吾，可犂谷与之。”又给婢簸筛，至夕，力疲甚，不与鬼食。鬼暮归，大怒曰：“吾自与卿为婚姻，非他比，如何见欺？二日助人，不得一瓯饮食。”友鬼曰：“卿自不偶耳！此二家奉佛事道，情自难动。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，则无不得。”鬼复去，得一家，门首有竹竿，从门入。见有一群女子，窗前共食。至庭中，有一白狗，便抱令空中行，其家见之大惊，言自来未有此怪。占云：“有客索食，可杀狗并甘果酒饭，于庭中祀之，可得无他。”其家如师言，鬼果大得食。此后恒作怪，友鬼之教也。

东昌县山有物，形如人，长四五尺，裸身被发，发长五六寸。常在高山岩石间住，喑哑作声，而不成语，能啸相呼。常隐于幽昧之间，不可恒见。有人伐木，宿于山中。至夜眠后，此物抱子从涧中发石取虾蟹，就人火边，烧炙以食儿。时

人有未眠者，密相觉语，齐起共突击。便走，而遗其子，声如人啼也。此物使男女群共引石击人，趣得然后止。

会稽施子然。……有一人，身著黄练单衣衾，直造席，捧手与子然语。子然问其姓名，即答曰：“仆姓卢，名钩，家在坛溪边临水。”复经半句中，其作人掘田塍边沟蚁垤，忽见大坎，满中蝼蛄，将近斗许。而有数头极壮，一个弥大。子然至是始悟曰：“近日客称卢钩，反音则蝼蛄也。家在坛溪，即西坎也。”悉灌以沸汤，自是遂绝。

吴兴徐长夙与鲍南海神有神明之交，欲授以秘术，先谓徐“宜有纳誓”。徐誓以不仕，于是受箓。常见八大神在侧，能知来见往，才识日异。县乡翕然有美谈，欲用为县主簿。徐心悦之，八神一朝不见其七，徐一人倨傲不如常。徐问其故，答云：“君违誓，不复相为。使身一人留卫箓耳！”徐仍还箓，遂退。

彭虎子少壮有膂力，常谓无鬼神。母死，俗巫戒之云：“某日殃杀当还，重有所杀，宜出避之。”合家细弱，悉出逃隐，虎子独留不去。夜中，有人排门入，至东西屋觅人，不得，次入屋，向庐室中。虎子遽遽无计，床头先有一瓮，便入其中，以板盖头。觉母在板上，有人问：“板下无人邪？”母云：“无。”相率而去。

晋升平元年，任怀仁年十三，为台书佐。乡里有王祖复为令史，恒宠之。怀仁已十五六矣，颇有异意。祖衔恨，至嘉兴，杀怀仁，以棺殓埋于徐祚后田头。祚夜宿息田上，忽见有冢，至朝中暮三时，食辄分以祭之，呼云：“田头鬼，来就我食。”至瞑眠时，亦云：“来伴我宿。”如此积时，后夜忽

见形云：“我家明当除服作祭，祭甚丰厚，君明随去。”祚云：“我是生人，不当相见。”鬼云：“我自隐君形。”祚便随鬼去，计行食顷，便到其家。家大有客，鬼将祚上灵座，大食灭。合家号泣，不能自胜，谓其儿还。见王祖来，便曰：“此是杀我人，犹畏之。”便走出，祚即形露。家中大惊，因问祚，因叙本末。遂随祚迎丧，既去，鬼便断绝。

临淮朱综遭母难，恒外处住。内有病，因前见，妇曰：“丧礼之重，不烦数还。”综曰：“自荼毒以来，何时至内？”妇曰：“君来多矣。”综知是魅，敕妇婢，候来便即闭户执之。及来，登床，往赴视。此物不得去，遽变老白雄鸡。推问是家鸡，杀之，遂绝。

汉武凿昆明，极深，悉是灰墨，无复土。举朝不解，以问东方朔。朔曰：“臣愚，不足以知之。可试问西域胡僧。”帝以朔不知，难以核问。后汉帝时，外国道人来，入洛阳，时有忆方朔言者，乃试问之，胡人云：“经云：‘天地大劫将尽，则劫烧。’此烧之餘。”乃知朔言有旨。

蒲城李通，死来云：见沙门法祖为阎罗王讲《首楞严经》。又见道士王浮身被锁械。求祖忏悔，祖不肯赴。孤负圣人，死方思悔。

康阿得死三日，还苏，说：初死时，两人扶腋，有白马吏驱之。不知行几里，见北向黑暗门；南入，见东向黑门；西入，见南向黑门；北入，见有十馀梁间瓦屋。有人皂服笼冠，边有三十馀吏，皆言府君，西南复有四五十吏。阿得便前拜府君。府君问：“何所奉事？”得曰：“家起佛图塔寺，供养道人。”府君曰：“卿大福德。”问都录使者：“此人命尽耶？”见

持一卷书伏地案之，其字甚细，曰：“馀算三十五年。”府君大怒曰：“小吏何敢顿夺人命？”便缚白马吏著柱，处罚一百，血出流漫。问得：“欲归不？”得曰：“尔。”府君曰：“今当送卿归，欲便遣卿案行地狱。”即给马一匹，及一从人。东北出，不知几里，见一城，方数十里，有满城土屋。因见未事佛时亡伯、伯母、亡叔、叔母，皆著杻械，衣裳破坏，身体脓血。复前行，见一城，其中有卧铁床上者，烧床正赤。凡见十狱，各有楚毒。狱名“赤沙”、“黄沙”、“白沙”，如此“七沙”。有刀山剑树，抱赤铜柱。于是便还。复见七八十梁间瓦屋，夹道种槐，云名“福舍”，诸佛弟子住中。福多者上生天，福少者住此舍。遥见大殿二十余梁，有二男子、二妇人从殿上下来，是得事佛后亡伯、伯母、亡叔、叔母。须臾，有一道人来，问得：“识我不？”得曰：“不识。”曰：“汝何以不识我？我共汝作佛图主。”于是遂而忆之，还至府君所，即遣前二人送归，忽便苏活也。

石长和死，四日苏。说：初死时，东南行，见二人治道，恒去和五十步，长和疾行，亦尔。道两边棘刺皆如鹰爪。见人大小群走棘中，如被驱逐，身体破坏，地有凝血。棘中人见长和独行平道，叹息曰：“佛弟子独乐，得行大道中。”前行，见七八十梁瓦屋，中有阁十馀，梁上有窗向。有人面辟方三尺，著皂袍，四纵掖，凭向坐，唯衣襟以上见。长和即向拜。人曰：“石贤者来也，一别二十馀年。”和曰：“尔。”意中便若忆此时也。有冯翊牧孟承夫妻先死，阁上人曰：“贤者识承不？”长和曰：“识。”阁上人曰：“孟承生时不精进，今恒为我扫地。承妻精进，晏然与官家事。”举手指西南一房，

曰：“孟承妻今在中。”妻即开窗向，见长和，问：“石贤者何时来？”遍问其家中儿女大小名字平安不，“还时过此，当因一封书”。斯须，见承阁西头来，一手捉扫帚粪箕，一手捉把筲，亦问家消息。阁上人曰：“闻鱼龙超修精进，为信尔不？何所修行？”长和曰：“不食鱼肉，酒不经口，恒转尊经，救诸疾痛。”阁上人曰：“所传莫妄！”阁上问都录主者：“石贤者命尽耶？枉夺其命耶？”主者报：“按录馀四十年。”阁上人敕主者：“祿车一乘，两辟车骑，两吏送石贤者。”须臾，东向便有车骑人从如所差之数。长和拜辞，上车而归。前所行道边，所在有亭传、吏民、床坐饮食之具。倏然归家，前见父母坐其尸边。见尸大如牛，闻尸臭。不欲入其中，绕尸三匝，长和叹息，当尸头前。见其亡姊于后推之，便踣尸面上，因即苏。